DS
735
A2Y86
1771a
v. 5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0/62
ASIAN COLLECTION

元

順帝

癸巳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爲右丞。

先是托克托爲相。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爲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營護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八人結爲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復見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

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可以不煩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

帝曰此事有利國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舊作悟良哈台今改後仿此）左丞烏克遜良楨（字幹卿臨潢人）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注俱見前）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仿前集賢學士虞集議于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夏五月泰州（注見前）張士誠（小字九四白駒場亭人）作亂據高郵自稱

誠王知府李齊（字公平廣平人）死之。

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爲業富家多陵侮之弓手邱義窘辱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爲主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復皷變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奇齊兼圖鎮高郵而出齊守甓社湖（在今高郵州西北）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佑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曰請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拘縶之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飭

討官軍急進攻之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以槌碎其膝而咼之尋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瑭古特人）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爲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元制上路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不受命

國珍潛遣人至京師徧賂諸權貴詔遣江浙左丞托里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尊達錫哩（舊作左答納失里今並改後仿此）復招諭之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

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絶糧運。乃復遣江浙右丞阿爾烏遜（舊作阿兒温沙。今改。後仿此。）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會兵討徐壽輝于蘄水。破之。

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池州。賊衆十萬來攻。布延特穆爾曰。賊表裏連結。破之實難。今新至疲獘。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分番進戰。大敗賊衆。率舟師追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蘄州。擒其將鄒普泰。分兵平兩巴河。（巴水出羅田縣北。南流經蘄水縣界。至黃岡入江。有上巴河下巴河。故曰兩巴。）江路

始得通。至是。西寧王揚沙舊作牙罕沙今改。後倣此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蘄水。拔之。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

大都無雲而雷。聲震天地。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是月。大同復大疫。人死者過半。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舊作演揲兒。今改。法。華言大喜樂也。集賢學士圖嚕特穆爾哈瑪爾妹壻。按圖嚕特穆爾。舊作禿魯帖木兒。今改。後倣此。又進僧結琳沁。舊作伽璘真。今改。後倣此。善秘密法。亦名雙修法。帝皆習之。乃詔以西番僧為司徒。結琳沁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巴朗舊作八郎。今改。後倣此。與圖嚕特

穆爾等十八。俱號伊納克。（舊作倚納今改）皆在帝前。相與褻狎。號所處室曰濟齊齊烏格依（華言事事無碍也按濟齊齊烏格依舊作皆即兀該今改）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朱元璋（字國瑞）起兵。據滁州。（明太祖事始此）

元璋先世家沛。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離。（晉郡後爲縣今鳳陽府臨淮縣是）生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饑疫。時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遊食諸州。尋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璋謀避兵。卜之。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興。子興奇其貌。留爲親兵。妻以所撫馬公（宿州人逸其名）女。賈魯圍濠。元璋力拒之。既

續綱目于至正之世災異瑣屑具書及明祖起兵以後則兼書祥瑞事皆不經其意葢以祥爲明代受命之符而以災爲元室危亡之兆殊不思是時元紀未失海宇尙統于元安在災

而圍解。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爲鎭撫。元璋見諸帥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字天德濠人。）湯和（字鼎臣濠人。）費聚（字子英五河人。）等南畧地定遠。（梁縣。今屬鳳陽府。）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于橫澗山。（在定遠縣西北。）收其卒三萬。道遇李善長（字百室定遠人。）與語。大悅。遂與俱。攻陷滁州。（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子興。元璋救出之。至是專狠益甚。挾子興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元璋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得免。乃將其所部萬餘就元璋于滁州、）

甲午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

語之必當分屬乎蓋由元史成于明時秉筆者不免阿私之見其記載豈果信而可徵況災異率屬俗謬傳而神怪尤聖人不語眞偽有無更無庸深辯矣

托克托前討李二徐州甫捷遽爾召還致賊勢復熾茲統師征勦士誠高郵一戰大敗賊兵遂平六合軍氣方揚正宜令其乘銳進

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民以疫癘死者無算。

秋。九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督諸軍討張士誠。

士誠寇揚州。達什特穆爾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一切聽便宜行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衆。遂遣兵西平六合。注見前。賊勢大蹙。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

初。托克托再相。信用儒克忠巴勒。由左司郎中參議中

攻盡掃東南羣孽乃輕信奸邪搆陷罷斥旋加轉徙庸妄之台哈布哈等代將貽誤益深順帝惟知溺于晏安不復以國事爲念焉得不亡至托克托聞命力拒諸將之言頓首受詔與宋岳武穆之奉召即還同一忠悃矣

書省事平章以下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于托克托不爲下僞克忠巴勒因譖之托克托改爲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討高郵哈瑪爾復入爲平章遂嗾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鄙貪淫玷汚清臺章三上詔削托克托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升台哈布哈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克徹爾加太尉蘇蘇知樞密院事代將詔至軍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

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

恩所及深矣。即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台（舊作哈剌答今改）。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庫沁布哈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疫。

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製龍舟于內苑。

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各執噶巴拉薩巴舊作加巴剌般。今改。之器。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乙未 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復陷沔陽。

元季羣盜四起毫無撲捕之方坐視其蔓延遠近單紀廢弛極矣至賊衆渡河北掠氛益張而勢益倡朝端猶復視如常事雖因成

威順王庫滾布哈。令其子報恩努舊作報恩奴。今改。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州。水淺船閣。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努死之。庫滾布哈走陝西。文俊尋進陷中興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遂復陷漢陽。迎壽輝居之。

教授鄭咺請正國俗。不報。

大鄂爾多舊作大斡耳朶。今改。儒學教授鄭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

遵涕泣陳告少爲防禦之謀然亦惟知扼險可憑畫河自守而河以南寇警仍聽其充斥是舉江淮汝潁早已棄爲度外而不惜何異奕棊者于楸枰邊角恐皆拱手讓人僅恃中心數着以決勝負尚何補于全局哉

者。以河爲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卽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參政洪超爾舊作洪丑驢今改後仿此等各將兵分守陜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福通母弟。知樞密院。

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于亳遵道等各遣子入侍

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爲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

初安置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額齊訥舊作亦集乃今改路元置屬甘肅行省方輿紀要肅州北有漢居延城元額齊訥路治此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碉門長子哈喇章舊作哈剌章今改後倣此肅州次子三布幹蘭州仍籍其貲産

薊州雨血

夏四月以鼎珠爲右丞相十四年十二月鼎珠已爲左丞相哈瑪爾爲左丞相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里今改正爲平章政事蘇蘇爲御史大

夫。

哈瑪爾爲相。蘇蘇爲御史大夫。于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爾沙卜珠岱人。擣埒之孫。按達什巴圖爾。舊作答失八都魯。今改。後倣此。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寶袞舊作火赤溫。今改。後倣此。從征。命達什巴圖爾。總領其兵。

六月。朱元璋自和州渡江。襲取太平路。

先是。元璋自滁州用計拔和州。郭子興檄元璋總諸軍

漢高之尊義帝光武之事更始崛起時皆不得無所憑藉明祖之于韓林兒亦然方滁陽一旅初興子與旋殁勢實孤弱無依而林兒僭號之始四方響應遂覇奉其年號以爲號召之資及聞副元帥之檄乃謂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固已中情流露矣且林兒迎至建康而死則瓜步沉舟之事未必盡誣也

守其地時樞密副使班珠爾瑪克（舊作絆住馬）民兵元帥陳額森（舊作陳埜先。今並改。後仿此。）屯兵絕餉道元璋奮擊破之皆走渡江去會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帝檄子興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佑及元璋爲左右副元帥元璋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然以其勢方盛可倚藉乃用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帥廖永忠（巢人）俞通海（字碧泉其先濠人徙于巢）等以水師千艘來附元璋大喜往撫其衆而中丞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牙今改後仿此）扼銅城閘（在含山縣東南）諸隘舟師不得出忽大雨水漲遂從小港縱舟擊敗曼濟哈雅軍乃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趣集慶元璋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在當塗縣西北）始采石重鎮守必

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為備可克也乃揚帆直達牛渚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諸將以和州饑元璋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吾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趨太平拔其城總管靳義赴水死元璋揭榜禁剽掠軍中肅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參幕府事而以耆儒李習字伯羽當塗人為知府陶安辟以避亂家居率父老出迎元璋元璋召與語安進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元璋曰善

秋七月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錫哩瑪勒舊作失里門今改後仿此四川左丞錫哩巴拉等

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又命將作院判官烏瑪喇等招諭濠泗沔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鬬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什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

托克托忠誠自矢歷久不渝足稱元季純臣實爲國所倚賴使順帝始終保護而專任之元祚或可藉以支持勿壞雖其死由哈瑪爾矯詔順帝且爲所欺蔽而不及知但以社稷勳臣視之無關輕重聽奸邪肆意箝羅其與宋殺道濟自壞長城何以異耶

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哈舊作劉哈剌不花。今改。後倣此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韓林兒遁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

初托克托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今永昌府騰越州是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瑪爾矯詔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托克托儀狀雄偉。器識宏達。輕貨財。遠聲色。好禮賢士。皆出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惑于羣小。急復私仇。君子譏焉。後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始復官爵。

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進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淸景薊共五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司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鎭撫司四

丙申 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

哈瑪爾既相恥前進西僧事告其父圖嚕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嚕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嚕特穆爾恐太子立則已必先誅卽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

遠謂我為老邪。因與謀去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蘇蘇毋入朝。御史大夫綽斯戩奇氏。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嗣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瑪爾惠州。蘇蘇肇州。比行皆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所得庫藏封識猶未啟也。哈瑪爾前既譖害托克托兄弟。為中外所共疾。及是以不軌誅。人咸快之。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

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遂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自高郵徙據之。初或謂士誠有降意。詔遣集賢待制烏瑪喇係㩦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㩦

諜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擒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孫擒。字自謙。曹州人。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至江寧鎮。在今江寧縣西南。破陳兆先營。擒之。盡降其衆。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床。坐鳳凰臺在今江寧縣南。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舊政不便者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遣徐達侵鎮江。鄧愈侵廣德。皆陷之。

方國珍復降。

命爲海道漕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時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平章政事尊達錫哩死之。

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人。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遣弟士德從間道寇陷杭州。達什特穆爾遁入富陽。楊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

及萬戶普賢努舊作普賢奴今改。後倣此。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參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爲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按褚布哈舊作褚不華。今

改。後倣此死之。

初褚布哈與樞密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在今清河縣東。相掎角為聲援。褚布哈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掘塹圍淮安。餉路絕。元帥吳德琇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鞾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鬭。中傷見執。為賊所臠。子班格舊作伴哥今改。亦死。褚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

潁淮之地連結軍營固足以資捍禦但謂無事屯種而食且耕且戰則勢有所不能蓋屯種祇宜行于太平無事之守邊若當時則羣盜遍滿江淮戰守尚恐不遑安得復有餘功屯種況賊勢猖獗在野則蹂躪可虞將穫則齎糧足懼屯政將安所施董摶霄雖有制勝之長而建議則未爲當也

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摶霄建議。以淮安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潁淮南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于三十里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而淮安旋陷。

丁酉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注見前。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等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哩。及省院官。

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字致道。兖州嵫陽人。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脣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與賊遇戰。輒勝。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走南山。河南總兵官。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言于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朝廷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

陝西危急察罕特穆爾提兵赴援賊遂敗走一方賴以保全厥功不小然其始長安守將慮客兵之至而憚于求援使非王思誠力主移書則三輔諸城皆爲賊據而河南總兵轉欲按其擅發之罪如彼所見豈鄰境有警竟可坐視不救乎蓋是時憲紀不修鎮守

武臣習于逸偷推諉又復心存畛域止顧一己之私而不知以國事為重此皆朝廷賞罰不明無以示懲勸遂至敗壞而不可收拾耳

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潭。鎮名。在江寧府句容縣西北。為濱江要地。遂進圍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達離城設二伏以待。而身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歸所留使人楊憲。字希武。太原陽曲人。而歲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圍之。至是。遂下其城。已而徐達徇宜興攻常熟。張士德戰敗。為前鋒趙德勝所擒。士德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既被執。士誠大沮。元璋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士誠書。俾降元。遂不食而死。趙德勝。濠人。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諸州。詔遣知樞密院事布喇奇舊作不蘭奚。今改。後仿此。等將兵擊之。

劉福通遣毛貴連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注俱見前。諸郡縣。

遂以董搏霄爲山東宣慰使從布喇奇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

御史張楨亦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咨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荅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者也又言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蒙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

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所謂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旣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五月。以綽斯戩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

綽斯戩自哈瑪爾得罪。已拜左丞相。至是進爲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爲左丞相。

朱元璋陷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侵寧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督戰。旣至。守臣楊仲英開門出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執義兵元帥朱亮祖。六安人。尋遣趙繼祖侵江陰。胡大海字通甫。虹縣人。侵徽州。常遇春侵池州。繆大亨定遠人。侵揚州。皆陷之。

六月。有龍鬬于樂清江。樂清。本晉樂成縣。五季吳越改名。縣西南有館頭江。甌江下流也。南入于海。

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大都晝霧。

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

分軍為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

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什特穆

爾方倚楊完者以爲重莫敢禁遏之故楊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出于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什特穆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詔以爲太尉

士誠冦嘉興屢爲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楊完者欲納之達什特穆爾以士誠反覆不可信不許楊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什特穆爾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奉詔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楊完者又力爲之請達什特穆爾外雖拒之心實幸其降又恐忤楊完者意遂授

士誠太尉，其弟士信等皆受官有差。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什特穆爾功，詔加太尉。時楊完者强盛，士誠復欲圖之，而達什特穆爾亦心厭其驕蹇不可制，乃陰與定計，尋衆兵襲殺之。士誠遂據杭州，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平章，方面大權，自是悉歸張氏矣。

命太尉努都爾岱巴爾茂四世孫。按努都爾岱舊作紐的該，今改，後倣此。總諸軍守禦東昌。

初，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降于劉福通，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率衆寇東昌，努都爾岱擊却之。

九月，倪文俊奔黃州，徐壽輝黨陳友諒沔陽人。本謝氏，祖贅于陳，因從其姓。襲殺之。

友諒本漁家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害壽輝。不克。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政事。

冬。十月。韓林兒黨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圍鳳翔。察罕特穆爾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特穆爾卽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

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華。

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作亂。襲據重慶。遂陷成都。及嘉定。平章埒克達舊作朗革歹。右丞瑪扎勒圖舊作完者都。今並改。參政趙資死之。

玉珍初聞徐壽輝兵起。團結千餘人屯青山。今名青林山。在隨州南。結柵自固。壽輝使人招之。乃引衆降。令以元帥守沔陽。久之。帥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因襲破重慶。右丞瑪扎勒圖出走。已而復會平章埒克達參政趙資屯嘉定之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黃陂人。禦之。分兵襲陷成都。未幾。嘉定亦陷。執資及瑪扎勒圖埒克達以歸。

欲說降之。三人皆不屈，遇害。蜀人謂之三忠。于是蜀中郡縣相繼降于玉珍。

太尉達什巴圖魯卒，以其子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達什巴圖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爾瑪錫哩（舊作答理麻失里，今改。）來援，分兵雷澤（在濮州東南。）濮州，以禦福通。達爾瑪錫哩戰沒，諸軍大潰。達什巴圖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達什巴圖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什巴圖魯覺知，一夕憂憤而死。詔命其子四川左丞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事，代領

察罕特穆爾克復汴洛國勢幾于復振雖其始以義兵起事亦由其指揮悉協機宜故能坐收成效而當時大局之壞則由將帥無能遇賊即走尚妄縱其執軍律以作士氣則欲籌救時急務自當擇良將而重以委任或可冀其靖亂保民乃主闇無人徒欲訓練卒伍雖如林之衆將安用之況素不諳戰陣之土兵而復責以未嫻軍旅之文吏更何濟于事耶

其軍。

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使。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

初元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爲承旨。及天下盜起。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卒。

戊戌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巴

延。舊作胡伯顏。今改。後仿此。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巴延與戰四日夜。敗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抑之。俄而饒州祝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賊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復來攻。闕分兵捍禦。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本巢湖水軍將降朱元璋復叛歸徐壽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伊伯舊作耶卜。今改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死。守臣韓建以下。死者數十八。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待穆爾布哈。千戶盧廷玉。葛廷獻。郎

董摶霄前定徐杭之亂積有戍勞奚以濟南圍急提兵赴援連敗劇賊正當令其乘勝追躡以成掃蕩之功乃山東諸將既不能自救一矢保守危城轉於效

丞許元琰奏差烏德美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噶台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按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補化烏德美舊作兀都蠻黃圖噶台舊作黃禿倫歹今並改城中士民相率登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事聞贈闕淮南江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諡忠宣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諸將有違令即斬以徇常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叱之曰汝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註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艱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云

二月毛貴陷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摶霄與戰死之

初摶霄從布喇奇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連敗賊兵城下詔升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于努都爾噶令依前從征益都摶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

死前驅者深加媢嫉譖陷其罪實無可逭而努都爾岱始則令其東援益都旋又使其北駐長蘆朝令夕更必欲速其淪沒是誠何心順帝于失陷城邑之人並不聞誓以常刑旋且晉之顯秩而搏霄兄弟力戰殉國贈䘏槩不之及賞罰倒置若此其何以勵死綏而懲失律乎

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後周縣宋廢故城在今滄州西北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毛貴遂入據之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注見前之魏家莊在南皮縣西詔遣使拜爲河南右丞甫拜命値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捽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昻霄亦死

韓林兒黨田豐陷濟寧努都爾岱棄東昌走

努都爾岱聞田豐兵逼境卽棄城遁柏鄉尋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復退保東昌

三月毛貴陷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在天津府城北有大小直沽。）遂陷薊州。畧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克津（舊作達國珍。今改。）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于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多通（高昌人。按多通舊作道童。今改。）死之。

多通初任其將章巴延舊作伯顏今改後倣此布延布哈宁希占蒙古氏按布延布哈舊作普顏不花今改後倣此捍禦數有功至是左丞和尼齊來江西專兵柄素與多通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多通因退保撫州謀集兵再圖克復。爲追騎所及遂遇害。

五月劉福通陷汴梁韓林兒遷據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珠占舊作竹貞今改後倣此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林兒居之。

削右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烏蘭哈達代總其軍。

台哈布哈與太平有隙前聞其復相意不平嘆曰太平

台哈布哈初代托克托將兵師縱士卒剽掠殃民及旣奉詔討賊猶不思奮勉自劾以贖前愆乃當進而

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尋有詔起台哈布哈爲湖廣右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台哈布哈以養銳爲名。勒兵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台哈布哈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内蕩然。自是寇益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援以成算。皆不聽。其子碩通舊作壽童今改。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台哈布哈右丞相。總兵進討。台哈布哈卽上言。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欲害已。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蓋州法見

退以養銳爲名汴梁請援按巾不動徒作大言巨謾是宜繩以玩寇之罪申以無將之誅乃順帝既心惡之轉從而加拜右相顛倒極矣至奪爵之命乃因太平懼其害已諷人舉發罪狀當時朝廷既昧勅罰之權而大臣亦惟脩私怨是務無怪綱紀之日以淩替以至於亡也

前。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烏蘭哈達代之。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喇布哈求救。哈喇布哈時駐兵保定。即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致台哈布哈以來。哈喇布哈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路。

盜寇河北。前翰林待制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魯特氏。世居開州濮陽縣。按哈喇魯特。舊作哈剌魯。今改。死之。

巴延自弱冠以斯文爲己任。至正初。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已而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其學務眞知力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河南寇蔓延河北。巴延乃渡漳北行。至磁。與寇遇。寇知其名士。欲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與

妻子俱死之。巴延既死，寇剖其腹，見其心有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于其腹中，覆墻而掩之。

六月戊辰朔，日食。

韓林兒黨關先生兵陷遼州。注見前。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唐置，今屬山西。一出沁州，注見前。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餘里。於是大掠塞外諸郡，尋復轉而南。察罕特穆爾遣其部將關保等率兵分扼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又分兵屯澤、潞及塞井陘，以杜太行諸道。屢擊却之，河東悉定。詔拜察罕特穆爾為左丞，尋進平章政事。

丞相而至于公受賄賂任用私人蔑法亂政已當按治其罪甚至印造偽鈔事將發而殺其人以滅口非惟草菅人命亦且弁髦王章豈得尚從寬典乃順帝于綽斯戩止收其印綬而于御史劾奏槩置弗問且不久旋復用為右相聽其聯結宦官相為表裏警報功狀壅不上聞內外因而解體國事至此益不可為甚矣順帝之昏闇也

冬十一月左丞相綽斯戩有罪免以努都爾代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于娛樂不恤政務綽斯戩居相位毫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于是御史伊齊布哈舊作燕赤不花今改後仿此劾奏其任用私人都呼舊作朶列今改後仿此及妾弟崔旺扎勒特穆爾舊作崔完者帖木兒今改後仿此印造偽鈔事將敗因殺都呼以滅口綽斯戩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朱元璋陷婺州

胡大海侵婺州久不下元璋自將往擊之僉行樞密院

按舒穆嚕伊遜。字中之。其先遼之德里糺人。按舒穆嚕伊遜。舊作石抹宜孫。德里糺。舊作迪烈。今並改。後仿此。方率兵守處州。其母及弟和遜。舊作厚孫。今改。後仿此。皆在婺。乃遣將率車師由松溪在金華縣東。來援。元璋曰道陿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字世美。大海養子。迎戰于梅花門。即蘭谿縣龍門山。大梅溪繞其下。故名。伊遜兵大敗。遂陷婺州。改州爲寧越府。令知府王宗顯和州人。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宋濂字景濂。其先潛溪人。遷浦江。爲五經師。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爲學正。吳沉字濬仲。蘭溪人。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弦誦聲。

關先生兵陷上都。焚宮闕。

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帝不復時巡

矣。既而帝欲復修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于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倉庫告虛。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于此者。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

大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布木布哈。又作王布哈。高麗人。按布木布哈。舊作朴不化。今改。後倣此。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白經天。

己亥 十九年春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

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于朱元璋。

元璋既陷婺州遣使招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請獻溫台慶元三郡且以其次子關爲質元璋却其質厚賜而遣之然國珍實陰持兩端特以甘言謝元璋而已

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其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韓林兒諸將惟貴稍有智畧。其在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凡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規畫。故得據山東者三年。及是爲均用所殺。其黨續繼祖復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大蝗。

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皆平。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其子而食者。

六月。陳友諒陷信州。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克津字蒼崖。輝和爾氏。按巴延布哈德克津舊作伯顏不花的斤。今改。死之。

EAST ASIAN LIBRARY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巴延布哈德克津自衢州往援。破走之。時鎮南王子達勝努舊作大聖奴今改。屯兵城中。開門出迎。巴延布哈德克津登城四顧。誓必破賊。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賊繞城植木柵。進攻益急。又遣使來說降。巴延布哈德克津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鞾底煮食之。又盡。乃殺老弱以食。巴延布哈德克津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巴延布哈德克津與達勝努及部將哈喇坦舊作海魯丁今改。蔡誠蔣廣皆戰死。

秋八月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

韓林兒本起盜賊無大志又聽命劉福通諸將在外者。率不遵約束至啖老弱爲糧且皆福通故等夷福通亦。不能制兵雖盛威令不行所攻下城邑多不能守。至是察罕特穆爾圖復汴梁大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尋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劉福通復挾林兒出東門遁還安豐俘獲數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詔以察罕特穆爾爲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

元初創行海運本一時權宜之計不可經久然朱清張瑄輩雖亦海氛餘孽而是時國勢方盛尚得而制

九月朱元璋陷衢處州

常遇春入衢州廉訪使宋巴顏布哈舊作伯顏不花今改被擒胡大海入處州舒穆嚕伊遜戰敗走福建境上欲圖克復而人心已散因歎曰吾勢已窮無所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爲處州鬼耳還至慶元縣宋縣今屬處州府爲亂兵所害

元璋既得處州有薦劉基章溢葉琛及宋濂者即以書幣招之入見喜甚嘗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命于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李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劉基字伯溫青田人章溢字三益龍泉人葉琛字景淵麗水人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元璋姊子王禕字子充義烏人

遣使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等以御酒龍衣賜士

誠。徵海運糧。巴延特穆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什特穆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送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自是歲以爲常。

冬。十一月。大都有杜鵑。

十二月。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所寵暱。御史中丞圖嚕特穆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

馭之節其後恃符橫行尚未至於誤運及中原多盜漕輓不通至以反覆之方國珍爲海道萬戶茲復以海運事屬之士誠使賊衆益得藉以爲利而於國計毫無所裨迨太倉告竭轉就降寇徵糧所得無幾徒使賊得窺朝廷虛實自來謀國之疎未有若是之甚者也

太子而忍于圖謀內禪實乖倫理之常臣子稍有見聞豈宜視如膜外太平身爲丞相苟居敢以此諭意且至舉酒相屬則其平日

之不能公忠爲國可知而太平亦竟甘心隱忍姑惟付之不答繼則依違兩可致太子無所忌憚横殺廷臣以逞其凶悖律以大義太平豈能逃黨惡之誅以視後此廓庫特穆爾杜遏救兵脅禪之謀其是非邪正眞判若天淵矣

額森呼圖克又名均字公秉按額森呼圖克舊作也先忽都今改後倣此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岱聞之數于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旨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陳友諒徙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己不從至是壽輝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于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所部因留壽輝居之而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庚子 二十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岱卒二月太平罷

徐壽輝竊弄潢池特劇盜之首雖僭名號而不成爲國友諒則其支黨耳篡綱目于采石之事遽以弑書殊爲失當蓋當日情事祇不過勝廣揭竿之流并不

成遵等旣死努都爾台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令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復以綽斯戩爲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宦者布木布哈用事爲奸利綽斯戩因與結攜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由是內外解體

夏五月丁亥朔日食

陳友諒攻太平拔其城遂害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皇帝

友諒挾壽輝東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朱元璋守將

得比諸項羽之於義帝盜賊同類相殘何關名分豈得以亂臣賊子例之乎但友諒既受壽輝偽署則固安心尊事之今故仍書其主以正其推奉之罪而特略書害以別於有國之稱庶公義不紊而誅貶彌嚴耳

花雲、懷遠人。及其養子朱文遜等皆不屈死。友諒志益驕。急謀僭竊、進駐采石磯。佯使人白事壽輝前。戒壯士持鐵檛擊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太師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會大風雨、羣下班沙岸稱賀。不能成禮。

友諒既僭號。欲東取建康。朱元璋令其故人康茂才為書誘之。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江東橋。呼茂才不應。始知見紿。遂大敗。乘輕舸走還江州。元璋乘勝取安慶。康茂才。字壽卿。蘄人。江東橋。在江寧縣江東門外。

秋九月。博囉特穆爾引兵攻冀寧。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平定。而博囉特穆爾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兩人遂相讐隙。詔命博囉

察罕特穆爾自用兵以來所至克捷平定諸城功績素著實爲國所倚毗之人博囉特穆爾代父領兵自當念其父以憂懼而死益思爲國建勳以繼未竟之志乃自駐大同輒圖據地自私與宿將相讐隙彼時若即罷其兵柄責以肇釁之愆則兩將搆怨相殺可不煩勞而自解顧始令分守以爲調停繼復遣使諭其還鎭措置失宜皆姑息之爲患也至察罕特穆爾於冀寧之界不奉詔書延安之援擅殺部將則亦公然跋扈雖平時將畧足稱而此舉實功不掩罪耳

特穆爾守石嶺關（注見前。）以北。察罕特穆爾。守關以南。至是博囉特穆爾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會朝廷使參知政事額森布哈等。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畀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用兵數年。皆藉晉冀給軍食。以致强盛。不肯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部將本布實勒援之。本布實勒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特穆爾怒。殺之。已而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鎭。博囉特穆爾遂罷兵還。察罕特穆爾尋亦遣其子副詹事庫庫特穆爾（本姓王。小字保保。察罕特穆爾之甥。養爲子。按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

兒今改正。後倣此。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額森布哈等。初奉詔往解二家之兵。遷延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楨上疏。請誅之。不報。楨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冬。十二月。陽翟王阿哩袞特穆爾太宗子密特哩大王七世孫。舉兵反。

遣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將兵討之。

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哩袞特穆爾。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穆爾固楚在開平南境。按穆爾固楚。舊作木兒古徹兀。今改。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圖沁特穆爾將兵擊之。軍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辛丑 二十一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秋八月朱元璋克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取安慶元璋乃率舟師遡流而上友諒將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後徙碭山等皆迎降長驅向江州分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遂克其城既而友諒江西行省平章胡廷瑞以龍興降于元璋建昌饒袁相繼皆降元璋入龍興除陳氏苛政改爲洪都府胡廷瑞泗陽人後改名美

察罕特穆爾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

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隋冠氏縣地。元置州。今爲縣。屬東昌府。東昌遣其子庫庫特穆爾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遺書諭以順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賊兵皆聚于濟南。察罕特穆爾乃分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金縣。今屬濟南府。章邱。隋縣。今亦屬濟南府。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阿哩袞特穆爾兵敗伏誅。

阿哩袞特穆爾兵逼上都。命少保魯章以兵十萬擊之。大敗其衆。時太子言于帝。令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罷之

死地。會阿哩衮特穆爾部將托歡者，太平子額森呼圖克故將也，引兵縛阿哩衮特穆爾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

冬十月，以察罕特穆爾為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磧（節砥柱三門。注見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

大饑。

壬寅二十二年春正月，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先是，博囉特穆爾遣其將據延安，謀入陝。朝廷以張良

張良弼奉命受察罕特穆爾節制乃陰結鼎珠轉聽他人調遣不爲無罪察罕特穆爾如果舉其事而劾治之原足以尊國體而申軍律不此之務而銜私激忿輒與李思齊連兵攻擊豈純臣所爲論史者謂察罕特穆爾忠誠不渝此原其心跡則然若其動輒興兵仇殺實不能免於春秋之責備至李思齊彊梁恣肆後竟降明則更不足置論矣

弼爲陝西參政。駐兵藍田。受節制于察罕特穆爾。良弼陰結平章鼎珠。聽丞相托里特穆爾調遣。察罕特穆爾銜之。與李思齊連兵攻良弼。詔和解之。且命思齊討四川。良弼平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効。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二月。彗星見。

未幾。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

三月。明玉珍陷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害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絕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遣兵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在今昆明縣東。玉珍遂自稱隴蜀王。以張楨字維周。瀘州人。爲

謀將將殞大星墮營則白氣起于危宿爲察罕特穆爾凶兆理或有之但謂順

參謀分兵犯與元鞏昌等路。

六月。田豐復叛。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遇害。詔以其子庫庫特穆爾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定。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特穆爾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結賊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紿請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是太史奏白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難。

帝因太史之奏預料山東必失且將馳詔戒其輕舉恐未必然使果能如此精察何至爲羣小蒙蔽委靡以底于亡耶

子庫庫特穆爾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

冬十一月庫庫特穆爾克益都執田豐等誅之。

庫庫特穆爾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尋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乃引兵還河南。

十二月立塔斯特穆爾（舊作塔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爲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巴延特穆爾所殺后讒之于帝遂廢巴延特穆爾而議立其昆

弟在京師者塔斯特穆爾為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特穆爾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還京師。

遣戶部尚書張昶宛平人。如江東。以朱元璋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元璋不受。

初。察罕特穆爾破山東。江淮震動。元璋遣使致書于察罕特穆爾。察罕特穆爾留其使。朝廷因命戶部尚書張昶郎中瑪哈木特舊作馬合謀今改。浮海如江東。授元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以龍衣御酒。未至而察罕特穆爾被刺。元璋遂不受。殺瑪哈木特。以張昶才。留官

之。

癸卯　二十三年。春正月。明玉珍稱帝于重慶。

玉珍用劉楨策。僭即帝位。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朱元璋率兵擊走之。以韓林兒歸于滁州。

時福通兵勢日窘。珍引兵圍安豐。林兒告急于元璋。元璋乃率徐達常遇春等往救之。未至而珍已殺福通。據其城。元璋擊走之。以林兒歸。居之滁州。

夏六月。博囉特穆爾遣珠占襲據陝西。庫庫特穆爾與李思齊合兵討珠占降之。

時陝西行省右丞達什特穆爾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

爲庫庫特穆爾所據陰結博囉特穆爾請珠占入城封取御史大夫旺扎勒特穆爾印復拘留之庫庫特穆爾遣部將摩該舊作貊高今改後仿此合李思齊兵討之珠占乃降

秋七月陳友諒圍洪都朱元璋帥師救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張定邊等復立其子理

初友諒忿疆埸日蹙乃大治舟艦復圍洪都載家屬百官盡鋭進攻飛梯衝車百道並舉時元璋從子文正元璋兄興隆之子及鄧愈守洪都隨方備禦三月不能下趙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元璋自將救之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撤圍東出鄱陽湖遇于康郎山友諒兵號六十萬元璋分軍十一隊禦

之。張定邊直趨元璋舟。舟膠于沙。不得退。危甚。適援舟驟進。水湧得脫。友諒集巨艦。連鎖爲陣。元璋兵仰攻不利。皆有怖色。會日暮。東北風起。乃命死士載火藥蘆葦。焚友諒舟。風烈火熾。友諒弟友仁等皆燒死。翌日復戰。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欲退保鞋山。即大孤山以形似得名。元璋既扼湖口。邀其歸路。相持數日。友諒食盡。突圍出湖口。元璋自上流邀擊之。大戰涇江。今名禁江在湖口縣東北。友諒軍且鬬且走。日暮猶不解。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撝。驟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軍遂大潰。其長子善兒被執。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屍遁還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元璋復進兵圍之。既而還建康。留常遇春

督諸軍。先是元璋救安豐。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擣建康。大事去矣。乃頓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諒亡。天下不足定也。

張士誠自稱吳王。詔徵其糧。士誠不奉詔。

士誠令其下頌功德。邀王爵。達什特穆爾恐逆其意。爲所害。乃具文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置官屬。尊母曹氏爲太妃。朝廷遣使徵糧。不復與。參軍俞思齊字中孚。泰州人。諫曰。向爲賊。可無貢。今爲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即引疾去。士誠以弟士信。與女夫潘元紹爲腹心。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陳基饒介。典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斃遺甚具諸僑寓者爭趨之。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庫庫特穆爾擊走之。

博囉特穆爾自察罕特穆爾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下詔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庫庫特穆爾大破之擒其將烏瑪喇殷興祖軍勢日蹙。

十一月殺太傅太平。

初帝欲以巴咱爾舊作伯撒里。今改。後倣此。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方辭歸奉元于是密旨令巴咱爾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布哈劾其違命詔拘收所受宣命綽斯戩因誣奏之詔安置土蕃復遣使至東勝

逼令自裁。

十二月。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爲甘肅參知政事。御史大夫羅達錫帝母舅。按羅達錫。舊作老的沙。今改。後仿此。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皆逃。

時宦者布木布哈。托歡。內侍太子。外結綽斯戩。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書太子極諫。其畧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干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奏。太子怒。令御史大夫羅達錫諭祖仁以托歡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巳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時。凡事合奏者。皆許啟聞。

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書切言之。而臺臣大小皆請罷。于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乃皆辭退。帝又令羅達錫諭旨。祖仁復上疏極論之。其畧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罰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于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疏既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于是祖仁等皆左遷。時羅達錫執其事頗力。太子惡之。因譖于帝。以母舅故。封為雍王。遣歸國。而復以布木布哈為集賢大學士。羅達錫乃與圖沁特穆爾皆奔大同。博羅特穆爾匿之軍中。

甲辰　二十四年春正月。朱元璋自立為吳王。

EAST ASIAN LIBRARY

元璋以正月朔即吳王位。建有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

二月吳王元璋將兵圍武昌陳理降

元璋以武昌圍久不下。復自將攻之。其臣張必先自岳州來援。常遇春擊擒之。徇于城下。城中大懼。元璋乃遣其故臣羅復仁入城招理。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凡府庫倉儲。恣理自取。城中民饑困。發粟賑之。以理歸建康。封爲歸德侯。湖廣江西諸郡縣皆降于元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元璋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立命毀之。時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虛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多矣。元璋曰。汝豈不知覆

巢之下。豈有完卵乎。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鬭。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復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

簡大悅服。

三月削博囉特穆爾官爵。不受命。詔庫庫特穆爾討之。

夏四月。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闕。殺右丞相綽斯戩。太子出奔。

初綽斯戩徇太子旨。遂誣羅達錫及太平子宣政院使額森呼圖克等謀不軌。收其黨鍛鍊具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綽斯戩。布木布哈皆阿附太子。必窮究其事。額森呼圖克等皆貶死。又圖沁特穆爾先與中書右丞額森布哈有隙。額森布哈

博囉特穆爾跋扈不臣已非一日皆由順帝姑息養奸遂致尾大不掉跡其強梁恣戾朝廷即當早討除之不應俟太子蓄積私怨擅削其官爵也夫太子結黨肆行不復知有君父其逆惡固無可解免布木布哈綽斯戩一死猶不足蔽

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博囉特穆爾素與圖沁特穆爾相友善。且知其受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博囉特穆爾跋扈。交通圖沁特穆爾及羅達錫等。于是下詔削博囉特穆爾官爵而奪其兵。博囉特穆爾拒命。遂詔庫庫特穆爾率兵討之。博囉特穆爾知詔命調遣皆由綽斯戩所爲。非出帝意。遂命圖沁特穆爾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伊蘇。蒙古人。按伊蘇舊作也速。今改。後仿此。詹事布喇奇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二州名。元興州在今熱河界內。元松州。在今喀爾沁右翼界內。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在宛平縣西北。水出玉泉山。至海淀分流而北。東入白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綽斯戩布木布

孛特是博囉特穆爾身爲元臣輒敢舉兵向闕逼脅儲君悖逆亦在當誅乃順帝聞其欲殺二奸卽執畀以遂其欲且加授官階宴賚奸黨惟恐其不早退兵迨其再舉犯順凶謀益彰乃復相對啜泣曲加慰勞孱弱如斯殆與漢獻帝唐昭宗相等耳

哈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皆爲所殺遂復博囉特穆爾官爵加太保仍命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授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五月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博囉特穆爾復舉兵犯闕太子率師拒之戰不利遂復出奔詔以博囉特穆爾爲右丞相

先是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庫庫特穆爾調兵分道討博囉特穆爾其東道以白索珠舊作鎖住今改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珠占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博

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羅達錫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統兵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索珠遂引兵扈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以達冀寧博囉特穆爾兵駐健德門外與羅達錫等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太子羅達錫止之博囉特穆爾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庫庫特穆爾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帝知其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張翥字仲舉晉寧人遂以博囉特穆爾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羅達錫為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博囉特穆爾既專國遂誅狎臣圖嚕特穆爾等罷三宮不急諸造作沙

汰官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張士誠逐達什特穆爾、以其弟士信爲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屈死。

時右丞達蘭特穆爾（舊作荅蘭帖木兒。）郎中珍布（舊作眞保。今並改。後仿此。）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媒孽達什特穆爾之短于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誠遣使面數達什特穆爾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爵、布哈特穆爾不從、即使人至紹

與索其臺印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後數日達什特穆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

乙巳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太子大發兵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庫庫特穆爾使白索珠將二萬騎屯瀋陽爲朝廷聲援而使關保等以兵擣大同克之太子乃承制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庫庫

特穆爾兵由中道。博囉特穆爾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之于諸色總管府。旣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圖沁特穆爾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謂伊蘇南禦庫庫特穆爾兵。伊蘇次良鄉。不進。而謀之于衆。皆以爲博囉特穆爾稱兵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庫庫特穆爾。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博囉特穆爾患之。遣驍將姚巴延布哈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在通州之東。以待。伊蘇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巴延布哈。博囉特穆爾大怒。自將兵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于博囉特穆爾。至百日。始還宮。初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因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

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楨以上尊且訪以時事楨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邱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闕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于趙寇賈之于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蝇起草澤借名義存君父倡其說于天下闕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闕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于不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于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于邪謀遂成靈武之簒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勿福也其能久乎闕下覽觀焉謀出于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說

夏五月大都雨氂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秋七月博囉特穆爾羅達錫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

博囉特穆爾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巴延布哈鬱鬱不樂乃日與羅達錫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華善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瑪勒舊作上都馬今改金諾海舊作那海今改畢德爾舊作伯達兒今改等陰圖刺之至是圖沁特穆爾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博囉特穆爾入奏行至延春閣下畢德爾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瑪勒等競前斫死羅達錫傷額趨出擁博囉特穆爾家屬北遁詔民間盡

庫庫特穆爾元之世臣當
與國家同休戚況博囉特

殺其部黨既而羅達錫被執伏誅圖沁特穆爾引輕兵走巴咱爾（舊作八思兒今改）之地尋亦詐殺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珠占摩該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于都市

皇后翁吉喇特氏崩

九月太子還大都以巴咱爾為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左丞相

帝遣使函博囉特穆爾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于是庫庫特穆爾扈從至京師詔以巴咱爾為太師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冬閏十月詔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穆爾方以跋扈伏誅尤宜謹小慎微惕于覆車之鑒乃膺代總六師之重寄不聞其誓志勵軍迅掃羣盜力扶宗社于阽危而惟盛其官衞進退自由豈大臣忠藎之義其後且與李思齊等經年讐殺不復以討賊爲心致讒搆者得據爲口實深蒙惡名始訖不審遂致陷溺日甚又誰尤耶

時巴咱爾以累朝舊臣庫庫特穆爾後生晚進與之並相。中朝多忌之者。而庫庫特穆爾久典軍。亦不樂在內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庫庫特穆爾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並迤南一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而行。庫庫特穆爾于是分省中官屬之半以自隨。鹵簿甲仗亘數十里。軍容甚盛。尋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二月。立奇氏爲皇后。

改奇氏爲索隆噶舊作肅良合。今改。氏。

丙午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禹貢錐指。元大德初。河決杞縣蒲口。蓋河自陳留南入于杞。其後河徙而北。自陳留入蘭陽儀封。而杞界遂無河矣。考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後大勢日趨于南。而北流益弱。此云北徙者。乃決流。非大徙也。故特引禹貢錐指以釋之。

先是河決小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庫庫特穆爾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兵。齒位畧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檄諸將會師大舉。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圖魯卜舊作脫烈伯。今改。後仿此。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别為一軍。莫肯統屬。庫庫特穆爾嘆曰。吾奉

詔總天下兵。而鎮將皆不受調遣。何討賊爲。乃遣關保和爾齊（舊作虎林赤。今改。後倣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思齊與圖魯卜孔興等。皆與良弼合。庫庫特穆爾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時禮部侍郎瑪實貝爾吏部侍郎溫都爾罕特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瑪實貝爾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按瑪實貝爾舊作滿尚賓。溫都爾罕舊作掩篤剌哈。今並改。後倣此。）

三月。明玉珍卒。子昇復僭稱帝。

玉珍素無遠畧。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僭稱尊號。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至是疾革。召其左丞相戴壽等諭之

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所知也遂卒子昇立年甫十歲尊母彭氏爲太后同聽政

夏四月吳王元璋取淮安諸路

時徐達克高郵遂襲破張士誠將徐義于淮安義遁左丞梅思祖夏邑人以城降濠徐宿諸州皆相繼下之元璋遂如濠州省墓置守冢二十家召父老飲極歡除其租賦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八月以陳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福清人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友定始爲黃土砦巡檢以討平山寨功再遷爲汀州路總管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州友定入援連戰克捷盡

復所失州縣進參知政事尋進兵攻處州為朱元璋守將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所敗深乃與朱亮祖進攻建寧破二柵友定遣阮德柔以兵四萬繞出深後斷其歸路而自帥銳師搏戰德柔自後夾擊深兵大敗遂被執而死至是詔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平章于是友定盡有福建八郡之地友定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誅竄不絕威震八閩然事朝廷未嘗失臣節時張士誠方國珍各據一方歲漕粟大都輒不至而友定歲輸粟數十萬石海道遼遠至者嘗十三四帝嘉之下詔褒美

九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先是以國珍為淮南左丞相分省慶元至是復拜江浙左丞相封衢國公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平章政事

有星孛于東北。

吳王元璋遣將擊張士誠。取湖州諸路。

元璋與張士誠接境。數以兵相攻。元璋將廖永安。字彥敬。永忠兄。被執死。誚再與叛降于士誠。會元璋方與陳友諒相持。未暇東略。及破武昌。即出師規取淮北地。至是。元璋乃移檄數士誠八罪。命徐達常遇春帥二十萬衆擊之。元璋命之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壟。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既而召問達遇春用兵當何先。遇春欲直擣平江。元璋曰。湖州張天騏。杭州潘原明。爲士誠臂指。平江窮蹙。兩人悉力赴援。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州。羽翼既披。平江勢孤。立破矣。達等自太湖趨湖州。守將迎戰而敗。遂進圍之。士誠遣朱暹等來援。屯于舊館。村名。在烏程縣東。達遇春築壘。斷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戰。敗于

皂林。潘元紹又敗于烏鎮。在烏程縣東南昇山。在烏程縣東水陸寨皆破。舊館援絶。朱暹等降。達等以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于是李文忠攻杭州。紹興華雲龍定遠人攻嘉興。皆下之。

冬。十二月。韓林兒卒。

林兒既居滁州。至是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吳王元璋命廖永忠迎林兒歸建康。至瓜步。覆舟沉于江云。

吳王元璋立宗廟社稷。

元璋本用宋龍鳳年號。林兒既歿。始以明年為吳元年。立廟社。建宮室。有司進宮殿圖。見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及新殿成。製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次古人行事。可

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元璋曰。構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慙而退。元璋又命訪求古今書籍。嘗謂博士詹同等曰。吾每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也。尋又命協律郎冷謙。考正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又定文武二科取士之制。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令有司預爲勸勉。以俟開舉。詹同。初名書。字同文。婺源人。

丁未　二十七年。吳王朱元璋元年。　元　春正月。絳州天鼓鳴。其聲如空中戰鬭者。

李思齊等會兵于陝西。同拒庫庫特穆爾。

庫庫特穆爾遣其弟托音特穆爾。舊作脫因帖木兒今改後仿此以一

肅宗靈武之事久爲公論所不韙然是時明皇避蜀海內皇皇且有衙授之行禪位之勅其咎猶可稍寬若順帝則太子與奇后頓

軍屯濟南防過南軍而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乃與張良弼圖魯卜等會于含元殿舊基共推思齊爲盟主遣將守黃連寨庫庫特穆爾使關保等擊走之侯巴延達什舊作侯伯顏達世今改後仿此以兵援庫庫特穆爾亦攻下秦州既而關保引兵退侯巴延達什亦奔潰思齊乃遣將會良弼等屯于華陰而自還鳳翔

夏六月丙午朔日食

秋八月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庫庫特穆爾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特穆爾遂知其意未至京

萌異志初既思為內禪之謀繼復圖為脅要之舉悖逆極矣使庫庫特穆爾從其擁兵之說其不至流為蒯聵胡亥之亂幾希然庫庫特穆爾固未有定見者其能克全大義蓋深有賴于張禎之言而其不南向擊賊轉西引入關則由留見其父嘗私啓兵爭遂至款大益甚殆省鄉所云父報仇而子且行劫者歟

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以數騎入朝。故太子深銜之。及與李思齊相持經年。帝數使使諭令罷兵。專事江淮。庫庫特穆爾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不奉詔。廷臣譁言其跋扈有狀。帝亦心忌之。乃下詔命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軍馬。詔畧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積造訛言。塗炭郡邑。茲逾一紀。阿裕錫哩達喇計安社稷。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齊等。各懷異見。稱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深遺朕憂。爰遵舊典。命皇太子悉總天下兵馬。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圖嚕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圖嚕卜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別聽調遣。太子又用錫喇岱爾舊作沙藍答兒今改後倣此。等計。立大撫軍院。設知院同知等官。專備庫庫特穆爾。

九月。吳王元璋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士誠自殺。

先是。徐達等進攻平江。築長圍困之。士誠拒守數月。數突圍決戰不利。元璋貽書招之。不報。士誠故將李伯昇。知其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降。亦不聽。士誠故有勇勝軍。皆驍猛善鬬。悉敗溺萬里橋下死。最後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至是城破。士誠收餘衆戰于萬壽寺（在蘇州府治東北。）東街。衆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經。故部將趙世雄解之。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在蘇州府治後子城上。）下。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徐達數遣李伯昇等諭意士誠。士誠瞑目不答。乃以戶扉舁之。出葑門。入舟。不復食。至金陵。竟自縊死。（士誠爲人外遲重寡

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于政事其弟士信及壻潘元紹尤好聚斂金玉珍寶及法書名畫無不充牣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至軍則擁蒲蹴踘皆不以軍務爲意及喪師失地還士誠概置不問已復用爲將上下嬉娛以至于亡　元璋既克下江乃遣使致書于帝并送宗室神寶舊作神保今改後仿此大王等北還

冬十月詔罷庫庫特穆爾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亦扞拒不受其將摩該所統參博囉特穆爾之故部曲因鼓變脅之叛庫庫特穆爾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關有備而還摩該遂上疏列庫庫特穆爾罪狀于朝關保亦自歸于朝廷帝乃下詔以庫庫特穆爾拒命宜

黜其兵柄落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托音特穆爾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命索琳和爾齊分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令統之山東諸軍伊蘇統之山西諸軍錫喇岱爾統之河北諸軍摩該統之詔下庫庫特穆爾遂退軍澤州

吳王元璋遣徐達等將兵北侵

元璋召諸將議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特穆爾跋扈關隴則李思齊等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元璋曰元建國百年

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餽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扼其戶檻。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絶。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捲也。諸將皆曰善。乃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而北。時又命征南將軍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即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湖廣平章楊璟等。率荊湘之衆。以取廣西。楊璟。合肥人。

吳王元璋定律令。

初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命左丞相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語之曰。立法

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歷來上元璋命頒行之

十二月吳王元璋遣將克慶元方國珍降

初元璋遣兵攻溫州國珍懼請俟杭城下即納土來歸元璋爲罷兵及杭州既克國珍據境自若遣間諜假貢獻名覘勝負又數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及陳友定元璋怒遺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兵克溫台州長驅抵慶

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復令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攻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帥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元璋授國珍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年卒于建康時延平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皆屬陳友定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吳王元璋兵陷山東諸路

徐達常遇春引兵而北首陷沂州進陷嶧州宋置今為縣屬兖州府于是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諸路相繼皆陷詔右丞相伊蘇同諸將守禦山東李思齊為副總統圖魯卜等出潼關渡河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

是年正月明祖雖稱帝而大都尚未失守正統猶在元也前纂綱目三編以專紀明事故於明祖稱帝之初即以明爲統而於元事則書元以別於明今作通鑑輯覽彙紀列朝要當以歷代正統所繫爲準故於順帝在位之時猶以元爲統而于明事則書明以別于元自閏七月順帝出居漠北以後始爲明洪武元年從歷朝嬗代一歲兩繫之例屬之下卷以期名分昭而體例一書法雖有異同總期合乎大公之道而

戊申二十八年。是年。依歷朝嬗代一歲兩係例。閏七月以前。爲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明太祖洪武元年。

春正月吳相國李善長等奉吳王元璋爲皇帝國號明。

先是善長等率羣臣奉表勸進。王不允。凡三上。王乃命具儀以聞。及是遂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祖考爲皇帝。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吳漢接境戰爭無虛日。后手緝甲士衣屨佐軍。嘗言治天下以不殺人爲本。明主善之。既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修墓置廟。標。后長子也。

明以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

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明主嘗從容問曰。四方戰爭。何時定乎。對曰。漢高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明主稱善。明主凡自將征討。皆命居守。轉調兵餉無乏。）至是改官制。尚左。以爲左丞相。

明將軍湯和陷福建。平章陳友定死之。

先是明主既命和由海道趨閩。復命胡美（即胡廷瑞。注見前。）由江西趨杉關。（注見前。）遣使至延平招友定。友定置酒會諸將。殺使者。瀝血酒中。與衆酌飲之。誓以死守。已聞杉關破。急分軍爲二。以一軍守福。而自帥一軍守延平。和舟師抵福之五虎門（在福州府閩縣海中五虎山下。）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多爾瑪（舊作朶耳麻。今改。）不屈死。僉院拜

特穆爾殺妻女縱火自焚死時胡美已克建寧和遂進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部將殺一人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之友定呼其屬與訣退入省堂仰藥死所部開門納明師舁友定出水東門未絕也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建康入見明主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嚕噶齊德爾密什（回回人按德爾密什舊作迭里彌實今改）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拜特穆爾德爾密什也

削庫庫特穆爾爵邑命圖嚕李思齊討之

庫庫特穆爾前與李思齊等兵連禍結尚屬私怨相尋至是則竟入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顯然相抗直是叛矣論者或謂庫庫特穆爾後此孤軍塞外猶然力戰不屈使得角逐中原國事尚未可知而歸其咎于太子挾嫌輕加削奪驅而爲博囉特穆爾之續坐致宗社淪亡其所以責太子者誠當然彼時明兵已盡有山東漸將由汴入陝即使庫庫特穆爾奮志勤王亦未必即能恢復疆宇中興社稷乃罔恤國家之患不禦外侮而轉成內訌累世忠勤至此而隳

庫庫特穆爾既退軍澤州。帝知其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摩該共攻之。而命關保以兵戍太原。庫庫特穆爾憤甚。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于是下詔削庫庫特穆爾官爵。令諸將四面討之。

夏。四月。明將軍廖永忠陷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行省左丞何真。字邦佐。東莞人。曉譬利害。真即奉表迎降。永忠至廣州。降盧左丞。擒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馳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傜人。進略清遠英德連州。廣東悉入于明。

明徐達常遇春陷河南。梁王阿哩袞察罕特穆爾之父也。降于明。

何其盭也

徐達陷山東會遇春于濟寧引舟師泝河趣汴梁守將李克彝走左君弼珠占等降遂自虎牢關入守將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托音特穆爾軍遂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梁王阿哩袞降嵩陝陳汝諸州次第告陷明主如汴梁改爲開封府召徐達至命其率軍北略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達頓首受命明主尋還應天

明都督馮勝陷潼關。

明師既陷河南。李思齊張良弼今明史作張思道。仍從元史。合兵駐潼關。會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胡蘆灘。在華陰縣渭水南。明師遂陷潼關。思齊奔鳳翔。良弼奔鄜城。注見前。尋共推思齊爲總兵。諸將皆以兵會之于鳳翔。

六月。明平章楊璟陷廣西。

璟攻永州。鄧祖勝斂兵固守。璟分營築壘。造浮橋西江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陷永州。以次略取寶慶全州道州藍山諸州縣。藍山。唐縣。今屬桂陽州。餘注俱見前。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遣將殺守堤兵。盡決濠水。築土堤五道傅城。攻兩月。會

廖永忠朱亮祖自廣東陷梧州。連破潯。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總制張榮約降璟與之白帽爲識夜半從寶賢門入執平章額爾吉訥舊作也兒吉尼今改。移師郴州。降兩江土官黃英岑巴延等。承旨亦陷南寧。象州。廣西悉入于明。

秋。閏七月。復庫庫特穆爾官爵。命率師會諸將復河洛闕保摩該進攻等與庫庫特穆爾與戰擒之尋皆爲所殺。帝大恐乃下詔歸罪于太子。罷大撫軍院。誅知院事巴延特穆爾等。詔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統軍馬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伊蘇由東道同圖嚕李思齊四道進兵克復汴洛。詔下而明兵已逼庫庫特穆爾。尋自晉寧退守太原。

順帝出塞北去固未嘗失帝號而子孫相繼稱汗與明代相終始至我朝被察哈爾林丹汗而元始滅然史家于是年即大書元亡以其失統系而遠避正也知此之爲正則知宋亡而仍系昺爲正統之非正矣夫天命何常常於有德有天下者果能守其統系即一綫僅延亦不可輕加以既絶如宋高宗之遷臨安雖偏安尚未至于亡是也若宗社淪亡流離遁去即不得復存其統系如宋二王之居嶺海元順帝

明師陷通州。帝北去。八月。徐達入大都。監國淮王特穆爾布哈死之。元亡。

徐達師師發開封。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連下衛輝彰德廣平。次臨清。使傅友德以輕兵先進。開陸路。通步騎。顧時（字時舉。濠人。）浚河通舟師。會常遇春已陷德州。合兵陷長蘆。扼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遂陷通州。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力戰被執。死之。帝于是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以慶同爲左丞相。同守京師。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議避兵北行。左丞相錫哩瑪勒知樞密院事赫色（舊作黑厮。今改。後倣此。）宦者趙巴延布哈以爲不可。帝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

之居漠北是也進退予奪悉視其事以為衡豈可以殊中外而有所抑揚乎其間而于末已著其說茲復引而申之使天下萬世知史法大公至當之理應如此

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賽等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去達陳兵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同平章德爾畢什舊作迭兒必失富森賽音布哈舊作朴賽因不花今並改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穆辰舊作滿川今改等不降殺之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遣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元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

明

太祖皇帝

帝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先世家沛。後徙句容。宋季。大父徙居泗州。父又徙鍾離。父世珍。追謚仁祖。高祖伯六。追謚德祖。曾祖四九。追謚懿祖。祖初一。追謚熙祖。母陳氏。追謚淳皇后。生四子。帝其季也。帝生之夕。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鄰里望見。驚以爲火。輒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年十七爲僧。與下起兵等二事。俱已見前。二十五。起兵滁州。初依郭子興。後遂渡江。克金陵。以次平定東南。移師北伐。凡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焉。

戊申 洪武元年。是年。一歲兩係。說具前卷。秋。八月。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

先是帝幸汴梁。將營都而未果。及是既克元都。遂有是命。且下詔。將以春秋巡狩。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于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尋又命徙北平軍民于北京。

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事。至是定置吏。戸。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仍屬中書省。各部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庶務。　考洪武時設官建置。不在一時。今據明史百官志舉其要者。隨時以書。餘不具載。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帝北巡。命李善長與基留守。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基按之。罪當死。彬素附善長。善長請緩其獄。基不聽。奏

元祚之所以淪亡不在寛而在縱弛明祖此論深中其病至不以廢事爲寛僅易爲簡尤得爲治要領爲君者酌劑寛猛得本末之見其知寛嚴自貴適中亦當相濟爲用若事務姑息必流明允之方過事刻覈

上竟殺彬。方奏至。會祈雨。善長曰。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之。天必雨。遂斬彬。由是善長銜基。及帝還。善長愬基專恣。言基戮人壇壝下。不敬。會基有妻喪。遂告歸。

大赦。仍諭有司。利害當興革而詔書未載者具奏以聞。

帝如北京。

徵元故官至京師。旣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寛得之亦以寛失之。帝曰以寛得之則聞之矣。以寛失之則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寛也。聖王之道寛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寛

亦非欽恤之典皆無當于協中之道如臯陶贊舜御衆以寬而其時殛流放竄未嘗少假所謂刑期無刑正善用其寬耳

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放元宮人。

九月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

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首謁軍門陳王道語具前。吳元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爲總裁官諸禮多所裁定至是卒追封姑孰郡公。

冬十月帝還南京。

十一月詔使訪求賢才。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希大世襲曲阜縣知縣。

元時衍聖公秩三品帝謂禮部曰孔子萬世師後嗣秩

明祖論漢七國事極爲平允然當時召釁之故雖由晁錯謀國不臧而諸侯僭侈驕橫在文帝時賈誼已先見及之則七國兵端實由封建所致明祖果有鑒于此卽不應裂地以王諸子且所云諸王當知夾輔

止三品。弗稱其授希學秩二品。賜銀印。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尼山泗水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其官屬皆衍聖公選舉。

手詔召劉基還。

建大本堂。

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上時臨幸。商搉古今。評論經史。

上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王室毋撓公法蓋以諭教授儒臣使諸藩之國守法度耳然能保其始終不渝耶若明祖者所謂師古而不知度今務名而以致害實者耳

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庫庫特穆爾走甘肅山西平

達既定元都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眞定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庫庫特穆爾遣將來禦戰于韓店（在潞安府長治縣南）楊璟大敗會元帝自開平（注見前）命庫庫特穆爾復大都庫庫特穆爾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庫庫特穆爾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時於北平置燕山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興祖濠人雲龍定遠人）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原庫庫特穆爾至保安（元州明廢復置今州屬宣化府）聞之果還救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

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之可得志。達然之。會庫庫特穆爾將呼必勒瑪。舊作豁鼻馬。今改。約降。請爲內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庫庫特穆爾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呼必勒瑪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進收大同。分遣馮勝等。徇猗氏平陽絳。擒其守將。榆次平遙介休。以次下。山西悉平。

己酉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馮國用。勝之兄。趙德勝。濠人。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華高。含山人。丁德興。定遠人。俞通海。字碧泉。濠人。徙巢。張德勝。字仁輔。合肥人。吳良。定遠人。初名國興。後賜名。吳楨。良之弟。初名國寶。後賜名。曹良

臣。安豐人。康茂才。字壽卿。蘄人。吳復。字伯起。合肥人。茅成。定遠人。孫興祖。凡二十二人。立廟鷄鳴山。注見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安。字彥敬。永忠之兄。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無爲人。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及畿內諸郡田租。

倭寇山東。此明倭寇之始。

二月。詔修元史。

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字子充。義烏人。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胡翰。字仲伸。金華人。陶凱。字仲立。臨海人。曾魯。字得之。新淦人。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等十

明修元史全憑其十三朝實錄即無危素亦何慮其散佚無存至于元統以後史所未備素果足資詢考何不聞就而訪其遺事仍待遣使分求是素于文獻皆無足徵徒飾寺僧之言以文其不死不深可鄙乎膺云與史爲存亡則史既成書即當舉程嬰之例捐軀明志以全臣節乃簾外履聲覥然以老臣自命其

六人爲纂修。帝諭善長等曰。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戒。閏六月。書成。而元統以後之史未備。乃分遣使者十二人往北平。山東採遺事。明年續修。仍以濂禕總其事。先是。元都破。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所居報恩寺。將入井。寺僧大梓力挽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廹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輦而出之。元實錄得無失。及素至京。授翰林侍讀學士。年已七十餘。一日帝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履聲橐橐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

元丞相伊蘇侵通州。平章曹良臣擊走之。

大軍徇山西。北平守備單弱。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千

覩馮道之不知廉恥相去幾何明祖以文天祥諷之且以余闕愧之其爲貪生忘義之小人示儆凛然嚴于斧鉞矣

人伊蘇將萬騎營白河。注見前。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當以計走之。乃于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耕耤田。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

元將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注即張良弼。孔興圖魯卜等駐鹿臺。即鹿苑原。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寰宇記。原上有鹿臺祠。禱雨輒應。以衛奉元。徐達兵入關。思道遁去。郭子興。此郭子興。一名興。濠人。將輕騎直擣奉元。守將棄城走。御史桑圖錫里。郎中昂克。舊作王可。檢討阿什克布哈。舊作阿失不花。今並改。三原尹朱春。俱抗節死。桑圖錫里

力窮不屈。與妻子投崖死。昂克仰藥死。阿什克布哈自經死。朱春將死。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君能盡忠。吾豈不能殉節。俱投崖死。

遂改奉元路爲西安府。時關中饑。詔戶賑米三石。民大悅。遇春兵至鳳翔。思齊奔臨洮。

夏四月。命博士孔克仁句容人。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馮勝徇臨洮。李思齊降。

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于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羌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鬬。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于旁郡何有。遂度

庫庫特穆爾前此雖不免跋扈及元亡以後則獨力支持思爲恢復之舉始終與明兵相持雖亦互有勝負其志不少撓迨明祖七致書通好咎閉益敬堅至以奇男子目之則其氣勁節實可見其乃心王室矣若李思齊初惟倔強自專與諸將日尋攻殺罔恤國難迨宗社已移擁兵重鎮猶不知戮力效忠與張思道輩相犄角以全西北一隅乃覬待以竇融之禮輒不戰而降其視思齊不如狗彘且靦顏招降庫庫特穆爾豈復知人間羞恥事

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宋改縣，今縣屬鞏昌府。入鞏昌。遣馮勝逼臨洮。思齊果不戰降。初，思齊在鳳翔，帝以書諭之，且言若果能審去就，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本狄道人，給思齊奔吐番。思齊信之，遂奔臨洮。琦私竊寶貨婦女，逃匿山谷間。思齊窮蹙，遂降。琦尋亦來歸。思齊至京，帝深慰之，授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久之，遣往招諭庫庫特穆爾。至則待以禮，尋使騎士送之還。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留一物為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能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

五月甲午朔，日食。

御史中丞章溢卒。

溢與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尚嚴苛，溢獨存大體，不以搏擊為能。受詔赴閩，擇鄉兵，行至處州，遭母喪，乞終制，不許。鄉兵既集，再乞終制，許之。哀毀卒。

乎斷臂而寘誅隨及固快人心然猶不若數其罪而寸磔之更足伸大義於千古也

帝痛惜親撰文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

先是遇春下鳳翔詔還備北平以李文忠副之至是遇春文忠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淸于錦州注見前。敗伊蘇于全寧元置全寧路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故大寧城西北。進攻大興州即興州金末嘗寄治利民鎮俗呼爲小興州故名此爲大興州注見前。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擒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齊克愼舊作慶生今改平章鼎珠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于軍諡忠武。詔李文忠領其衆。

遇春師還。次柳河川。在宣化府龍門縣西暴疾卒。年僅四十。遇春沉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于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喪歸。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臨于龍江。關名。今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追封開平王。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廬州人。曰。閫外之事。苟利于國。專之可也。遂出雁門。敗元遊兵于馬邑。擒其平章劉特穆爾。進至白楊門。在朔平府馬邑縣北。天雨雪。已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察視。疑其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以自固。元兵果乘夜來劫。文忠下令先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

內臣但備使令當使畏法勿令有功實爲制馭宦寺要旨明祖以此垂誡貽謀不爲不深乃未數傳而閹豎竊權恣橫至末季而流毒益甚釀禍喪邦若全不知有此諭者可見子孫不遵祖訓鮮能保其令緒此特其一端

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圖魯卜。俘戮萬餘人。窮追至孟克桑方輿紀要。在大同府邊外。舊作莽哥蒼。今改。而還。先是元帝北走屯藹爾布。令圖魯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及是圖魯卜既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按藹爾布舊作蓋里泊。今改。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矣。

封王顓爲高麗國王。

先是。顓遣使朝貢。且請封。遂有是命。

徐達克慶陽。擒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王。盡收其部落輜重。還出

蕭關克平涼。張思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奔寧夏。爲庫庫特穆爾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蕭人。受之。良臣先出迎。尋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良臣之降也。提奏至京。帝戒達曰。張思道兄弟多譎詐。勿墮其計中。良臣果叛。達謂諸將曰。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一如上諭。然良臣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良臣求援于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遣將攻原州。陷涇陽。爲慶陽聲援。達遣馮勝扼驛馬關。在慶陽府安化縣西南。舊有城敗其將哈扎噶爾舊作韓札兒。今改。等。

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乏絕。至煑人汁。丸泥嚥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良臣驍勇。軍中呼小平章。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金牌張。張思道驍將也。良臣自以慶陽城高險。上有井泉可據守。又倚思道。庫庫特穆爾爲聲援。賀宗哲。哈扎噶爾爲羽翼。姚暉。葛八。爲爪牙。故降而復叛以圖

大功。及被圍。猶日開門出汲。馳騁城下。達進營逼其四門。由是不得還。其求援寧夏者。又悉被獲。將士相繼出降。城遂破。父子俱死。時元賀宗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爲大箕。形如半舫。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箕。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攻不已。會百戸王輅收臨洮降卒還。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還。誘我也。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豈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乃括城中貲。令曰。敵退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宗哲尋掠蘭州。達遣馮勝率步騎往擊。宗哲渡河遁。勝乃還。

修禮書。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明年書成名大明集禮。

九月置中都。

以臨濠為中都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帝召諸老臣問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之中汴梁為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濟朕欲建為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遂營之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庚戌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

特元帝尚在近塞。帝再致元帝書。皆不報。而庫庫特穆爾攻蘭州。指揮于光都昌人。力戰死。徐達軍還。庫庫特穆爾偵知。率兵往蘭州。圍城數重。于光自鞏昌來援。猝與敵遇。力戰而敗。被執。使呼城內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庫庫特穆爾尋引去。帝以達爲大將軍。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元州。明改安定縣。今縣屬鞏昌府。取庫庫特穆爾。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絕大漠。追元帝。二月。文忠至興和。注見前。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諾爾。擒元平章珠占於駱駝山。在張家口外鑲黃旗察哈爾東南。走平章沙布迪音舊作沙不丁。今改。次開平。降平章沙達哈舊作上都罕。今改。等。吏部請謫有罪于儋崖。不許。

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昔人已詳論之若宋元之亡本不由於孤立且宋勢積弱即有屏藩之衛亦無能爲元則強藩在外擁兵屢作不靖轉貽內患皆已事之可徵者明祖欲大封諸子假此立言實未爲允無論燕王恃其強盛骨肉相殘不旋踵而成篡奪之禍即其後高煦宸濠稱兵肆逆

帝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二月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

立廟滁州祀之仍以其三子從祀

夏四月封子九人爲王

樉帝第二子皇后出爲秦王封西安棡帝第三子皇后出爲晉王封太原棣帝第四子即成祖皇后出爲燕王封北平橚帝第五子皇后出爲吳王有司請置護衛于杭州帝以財賦地不可封後改周王封開封楨帝第六子胡充妃出爲楚王封武昌榑帝第七子達定妃出爲齊王封青州梓帝第八子達定妃出爲潭王封長沙檀帝第十子郭寧妃出爲魯王封兗州從孫守謙帝長兄子文正之子爲靖江王封桂林

帝懲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外衛邊陲內資夾輔其制祿親

祖漢之吳濞淮南相去有
幾及宋世流寇充斥諸王
亦惟束手就斃求其宜藩
屏輔者又有何人則其是
非得失益瞭然可見保世
昌後自有大經豈在拘泥
不可復行之古法乎

王歲萬石。置相傅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籍隸兵部。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禮無與鈞。體至崇重。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徐達大破元庫庫特穆爾于沈兒峪。在鞏昌府安定縣北之車道峴南。

達至安定。庫庫特穆爾退屯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戰。庫庫特穆爾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刦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親擊却之。德濟。大海子也。達械送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庫庫特穆爾兵。擒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庫庫特穆爾僅挾妻子數人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達自徽州元置。今改縣屬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河名。在漢

德濟雖功臣之子而失機債事邦有常刑然徐達斬其下數人以徇而械送德濟京師俟王章未爲大失明祖釋之實流于輕縱且以書諭徐達掩已過而援入柄穰苴之喻未可爲辭之正也

中府略陽縣東。源出徽縣。下流至略陽。入嘉陵江。渡凡一百八處。故名。以下注俱見前。克沔州。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鄧愈亦自臨洮進克河州。德濟至京師。帝釋之。而以書諭達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將軍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廷議。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是役也。都督孫興祖戰死五郎口。帝深悼惜。追封燕山侯。

封陳日熞爲安南國王。

元帝殂于應昌。注見前。

詔謚之曰順帝。國人謚曰惠宗。子阿裕錫哩達喇嗣。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密迪哩巴拉。舊作買的里八剌今改後仿此送京師。

文忠聞元帝殂。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阿裕錫哩達喇北走。獲其子密迪哩巴拉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並獲宋元玉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玉斧等。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遼史地理志慶州元寧軍有赤山黑水即此而還道興州。注見擒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亦作紅羅山一統志今獨石口北御馬廠西有烏蘭哈朗噶山即紅螺山也明初李文忠敗元兵於此。又降楊思祖之衆萬六千餘人。

是月旱。六月朔。帝親禱于山川壇。越五日雨。

帝齋于西廡。皇后躬執爨為農家食。太子諸王饋于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至壇。席藁曝日中。夜臥于地。凡三

不以元裔獻俘而援周武王唐太宗之事爲証見理甚正立意尤爲忠厚至擿奏稱賀令元故臣勿與及改詔書侈大之詞而述其先世皆賴以生養旣勵不事二姓之節並寓不忘統一之尊明祖此舉仁義兼至足與漢之高光相比量矣

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道者越五日大雨。

頒平定朔漠詔于天下封客迪哩巴拉爲崇禮侯。

李文忠摭奏至羣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與翌日中書省草詔進帝見有侈大之詞諭改之。帝責省臣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爲是也可更草以進。客迪哩巴拉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以本服朝見賜冠帶母妃皆朝中宮賜第龍光山。蓋卽龍舟山一統志覆舟山一名龍舟山在江寧府東北太平門內

立開中鹽法。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徙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

凡四千餘戸。給牛種車糧資遣之。三年不征稅。其後復徙北平山後民。散處諸府縣。又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又徙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又徙山西民於河北。又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秋七月。中書左丞楊憲有罪誅。憲字希武。陽曲人。

憲有才辨裁決明敏然意刻深有不足于己者輒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更用己所親信者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爲右丞以憲專決依違不與較猶不能得憲意憲竟嗾侍御史劉炳劾罷廣洋且請徙之廣南帝不從已復有所論劾帝覺其誣下炳獄炳吐實遂誅憲

冬十一月大封功臣

先是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江帝出勞于江上越二日以武成告于郊廟令大都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帝自定其次第至是遂班爵行賞進李善長韓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已又

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越三日大宴。翌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畧。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民害。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强。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

> 明祖擇賢任相求之甚殷劉基既承顧問則當竭衷所知以副側席之意乃僅于所指之人各為評騭且又自謝不能而以天下何

遠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庫庫特穆爾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自正月至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詔求直言

辛亥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定遠人為左丞

善長貌寬和而性忮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仆

患無才惟在悉心求之二語聊且塞責使基實有所知則不宜隱躍其辭以孤厚望若無所指實又不應徒托空言也以憲及惟庸廣洋相繼敗事皆如基所料許其知人然于前席疇咨不能進賢助理又何足稱乎

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為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于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及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帥師伐明昇

先是帝遣平章楊璟招諭明昇令奉國入覲昇牽于羣議不能決昇年幼國事皆決于母彭氏及丞相戴壽等璟還復以書切諭禍福昇不能從已而帝遣使假道征雲南昇不奉詔其將吳友仁又數寇與

元。徐達之克興元也。命金興旺守之。及達還西安。友仁以兵三萬來攻。決濠塡塹勢甚張。興旺嬰城拒守。遣使告急于達。達遣傅友德救之。友仁乃引去。至是。乃下詔伐之。命湯和帥副將軍周德興。濠人。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帥副將軍顧時字時舉。濠人。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二月。元參政劉益以遼陽降。

益爲元遼陽行省參政。籍所部來降。詔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馬彥翬洪保保殺益。右丞張良佐執彥翬殺之。保保走依納克楚。舊作納哈出。今改。後仿此。良佐因權衛事。執彥翬黨以獻。帝授良佐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懸絕。納克楚。未靖。乃設遼東都指揮

使司。命葉旺六安人。馬雲合肥人。往鎮之。納克楚者元穆呼哩裔孫。爲太平萬戶府。帝拔太平。獲之、待之甚厚。納克楚常鬱鬱不樂。帝縱之北還。其後屢爲邊患。帝召語之曰。人臣各爲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邪。乃縱之北還。其後屢爲邊患。帝數以書諭之。皆不答。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明昇降。

帝之遣和友德也。諭之曰。蜀人聞我師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西。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在階州南。亦曰南橋。造舟爲梁。跨白龍江上。白龍江。源出鞏昌府岷州。經階州文縣。與白水江合。白水江。注見前。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在文縣北。遂拔文州。進破綿州。將渡漢江。

會水漲不得渡友德命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其丞相戴壽等聞階文綿已破急分兵援漢州未至友德舟師已逼大破其守將向大亨于城下援師膽落友德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至瞿塘阻鐵鎖橋先是明昇遣黃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塘峽口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爲飛橋用木板置砲以拒守師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黑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先破其陸寨將士舁

舟出江者一時並發鼓譟而下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上下夾攻大破之入夔州明日和始至乃分道進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昇懼羣下勸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耳不如早降昇乃面縛銜璧輿櫬率官屬降于軍門和等承制撫慰之友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突其象陣象反走躪籍死者甚衆遂降成都分兵徇州邑蜀地悉平戴壽向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沉死吳友仁守保寧城破執至京戮于市丁世傑守文州時友德攻之據險力戰汪興祖死焉文州破遁去已復以兵破文州殺朱顯忠友德擊走之明昇既亡復集餘衆攻秦州兵敗為其下所殺

秋七月以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知濟寧府今兗州府濟寧州明初為濟寧府尋降為州

克勤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時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不俟期徵。民輒棄田去。克勤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等徵發。吏不得爲奸。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延名士爲師。弟子繫籍者二千人。盛夏郡將督民築城。克勤曰。民方耕。奈何以畚鍤重困之。請之中書省。得罷役。會天旱。遂大澍。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封明昇爲歸義侯。

昇至京。羣臣請帝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免其伏地待罪之儀。授爵歸義侯。賜居第。

糧長督輸一鄉稅糧擇謹愿者爲之未嘗不可省追呼之擾然此不過鄉里小民足供使令豈宜假以顏色復因而擢用其後流弊百出貽患無窮實由不能慎之於始耳

九月庚戌朔日食。

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爲之。督其鄉之稅糧。以萬石爲率。設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軍免運法行。而糧長不廢。科斂橫溢。滋爲民害。其孱弱者。復爲勢豪所陵。躭延逋負。率鬻産以償。遂至隕身喪家云。

冬十二月。逮漢中知府費震。鄱陽人。尋釋之。

震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寛惠得民。擢知漢中府。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爲保伍。籍之。得數千家。至是坐事被逮。帝曰。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授寶鈔局提舉。震後

以提舉擢戶部尚書。
出爲湖廣布政使。卒。

壬子

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

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舊作巴匝剌瓦爾密。今改。後倣此。）出鎮雲南。大都不守。順帝北去。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蜀地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適爲北平守將所獲。乃命禕齎詔。偕成往招諭王。待禕以禮。會元主遣托克托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不得已。出禕見之。托克托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元命。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爲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徙陳理明昇于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隙無自生乃徙高麗

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庫庫特穆爾達軍敗績文忠勝敗元兵而還

帝以庫庫特穆爾數擾邊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趣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居庸趣應昌勝爲征西將軍出金蘭趣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玉定遠人敗庫庫特穆爾于圖拉河源出喀爾喀鄂諾河西北下流與鄂爾坤河合按圖拉河舊作土剌河鄂爾坤河舊作阿魯渾河今並改五月庫庫特穆爾與賀宗哲合兵

拒達于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額齊納路。注見前。次單道山。方輿紀要。山在涼州邊外。舊作別篤山。今改。元岐王多爾濟巴勒遁去。獲其平章昌嘉努舊作長加奴。今改。等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衆。文忠至鄂爾坤河。源出喀爾喀杭愛山南。流數百里。圖拉河來入焉。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殊死戰。遂破敵。追奔至青海。注見前。椎牛饗士而還。

以鄧愈爲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蠻。

辰澧諸蠻作亂。慈利土司覃垕。連搆諸洞蠻爲寇。楊璟討之。垕遁入溪峒。師還。尋復出寇。周德興討之。垕復遁去。帝命愈往討。以周德興吳良副之。愈出澧州。

討散毛（今施南府來鳳縣。元時爲散毛洞。明設土官宣撫司。隸施州衛。）諸洞蠻。德興出南寧。（本邕州。元改南寧路。明爲府。今府屬廣西。）討婪鳳。（宋羈縻州。元廢。地在今思恩府田州東。）安。（元來安路。地在今田州西。）田。（唐置田州。曰橫山郡。明爲上府。後降爲州。今州屬思恩府。）諸州蠻。良出靖州。（注見前。）討會同。（宋縣。今屬靖州。）五開。（今貴州黎平府開泰縣。明初爲五開衛。）潭溪。（宋置長官司。元明不改。今司屬黎平府。）古州。（注見前。）諸蠻。悉平之。

二月。安南陳叔明弑其王日熞而自立。遣使入貢。郤之。

叔明篡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部（洪武初設六部。部各四屬。俱亦稱部。至二十九年。各部增設所屬。始俱定稱淸吏司。主客部。禮部屬。）已受表。主事曾魯取副封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熞。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是。郤其貢。叔明復遣使謝罪。乃命以前王印視事。

置茶馬司

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于是諸産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注見前）黎雅抵朶甘烏斯藏（即今西藏明初置朶甘烏斯藏二指揮司）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三月免京民役

時當運輸官物應天府請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于外郡今兵革漸息正當休養命免其役未幾又賜京民絹戶一疋

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

夏六月作鐵榜戒功臣

元自順帝北居沙漠子孫相繼嗣位襲其故號雖國統已失而南向出兵猶有興復之志譬之宋與金元本屬敵國雖稱臣稱姪而其北伐亦不得以寇書之也明史沿襲舊文于元兵皆以寇書實爲未當今特據金元宋相伐之例悉加改正庶乎情理平而體例允協耳

郊壇理宜誠肅縱奔執事豈宜司以羽流當時議禮諸臣如劉基宋濂詹同輩乃皆昧而違於政體何不聞一言匡正耶至嘉靖時而齋醮事興益以崇尚道

帝以功臣不能檢下。作鐵榜。臚目凡有九。以申戒之。

冬十一月。納克楚侵遼東。

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啓皇太子。

癸丑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選朝天宮在上元縣西。即吳冶城。宋天慶觀也。明初改名。道士。供事郊壇。天地。社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

汪廣洋罷爲廣東行省參政。

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教爲務斯其濫觴矣

射爲六藝之一古者教士所必資而澤宮之典尤重自後世文武分途專以射

二月停科舉諭有司察舉賢才

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爲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爲之師帝政暇親品隲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歲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于是罷科舉者十年先是禮部請增廣國子生帝曰朕觀前代學者皆能出爲世用後世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以記誦爲能欲其成材也難矣今祭酒之人可訪才德

為武事于是習文學者不復究心正鵠褒衣博帶於其禮比樂之道聞之茫然此古今異宜所不能强也明祖諭國子生習騎射未嘗不有志法古然謂如此即可以經邦戡亂則期望不免過奢而其時亦未聞成均有嫺於武備者則仍不過虛文相尚耳

兼備。宜為人師者。以聞。帝又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定安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備邪

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

初設六科給事中。

先是。統設給事中。秩正五品。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至是。始分為六科。分察六部。各設給事中。改從七品。共八十一人。後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亦從七品。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

先是。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北平。尋召還。至是。以元兵窺塞。乃命達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等帥師往鎮

以備之。初。元宗室四大王。逃匿嵩嵐山中。結寨自固。尋出攻武州。指揮程桂等擊敗之。四大王遁去。時元降臣劉元利。張時用等。知四大王尚在。將攻太原。謀為內應。桂捕斬之。四大王仍侵掠不止。已而納克楚侵遼東。軍士死者數千人。國公曾爾等侵遷安縣。殺知縣。餘兵復陷雲內州。及崞縣。至是達駐臨清。遣文忠及顧時傅友德等。統騎兵。湯和及俞通源朱亮祖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相機備禦。是年。元兵復侵武朔。保德諸州。及雁門。白登河曲。撫寧諸地。達俱遣將擊走之。又指揮使常守道。王約等。追元遺兵。斬其左丞相瑚圖克。擒平章鼎鼎達。又自大同府遣將。捕武平章等于懷柔縣之三角村。○按曾爾舊作驢兒。瑚圖克舊作忽都。今並改。

復以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知蘇州府。

觀知蘇州府。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課績為天下最。

擢四川行省參政。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蘇州府舊治。張士誠據以為宮。遷于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既滅之基。帝怒。命御史廉其事。以

聞。遂被誅。帝尋悔之。命致祭歸塟。錦帆涇在蘇州府盤門內。相傳吳王錦帆以遊故名。

夏六月。京師城成。

城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秋七月。以胡惟庸為右丞相。陳寧茶陵人。為御史大夫。

自汪廣洋罷。惟庸獨專省事。帝以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所為多稱旨。遂至大用。寧性殘刻。先為蘇州知府。徵賦苛急。嘗令左右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以惟庸薦。擢居憲臺。益務威嚴。帝屢責之。寧不能改。

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于冊。縣達州。

首校閱不妨府州縣專決徒流則當申核施行議死以上并應隨事上之於朝

聽候裁處概令月報季報已恐懸擬案而玩獄情若因有司受賕弄法駁議多淹則當示以懲勸使知努方乃轉改月爲季改季爲歲并令府州縣不待轉發斷決是益假以怠緩之期且更縱其高下之便即御史按察實能糾劾而民之冤抑已多況上下相蒙未必盡皆舉發乎文牘雖省而流弊已滋明代吏治不修罔畏功令非此等集議之作法於涼乎

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多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或州縣受賕。省府弄法。出入輕重。文移駁議。動多淹滯。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冬。十一月。潞州貢人參。却之。

帝曰。人參得之甚難。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爲務。何口腹累人。

閏月。錄已故功臣子孫。

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凡二百九人十年又錄丁忠等五百十一人授指揮千百戸等官有差

定大明律

先是帝頒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字文典江寧人等爲之直解又令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準于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

甲寅 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隷淮安諸府雖有屯田然尚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農

事。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倭屢寇瀕海州縣。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奉表入貢。未幾寇掠如故。先是帝遣使倭國。告以即位。且詰其入寇之故。良懷不受命。已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往諭。良懷見之曰。往者蒙古欺我小邦。令其臣趙姓者來誅我。今新天子即位。使者亦姓趙。豈蒙古裔邪。目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且嚴詞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且貢方物。帝甚嘉之。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誘也。遣僧祖闡等送使者還。賜良懷大統歷。及羅緞等物。祖闡等至。為其國演教。國人頗崇奉之。而良懷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乃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

倭在元時未嘗有侵擾海疆之事蓋由威令所攝不敢橫行觀其酋長之言謂欺我小邦使來誅我則其畏服元朝情辭畢露矣明

初遣使招徠致令緇流往誘徒爲所輕忽而恣其傲慢朝貢未久寇掠旋滋遂有巡海備倭之役終明之世倭警時聞實由于始之召侮可見控禦外夷之道但當震以聲靈使其凛不敢犯如或輸誠效順則因而示以柔懷若無端與之聘問往來妄爲引致鮮有不損國威而啓戎心者也

兵船。獻俘京師。其後屢遣僧奉貢。但齎書上中書省。而無表。且詞多倨慢。帝却勿受。命禮部移牒責之。并諭以欲征之意。自是朝貢不通。而海上之警亦漸息。

二月丁酉朔日食。

修曲阜孔子廟。

立孔顏曾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夏。四月。都督藍玉拔興和。

時元將托音特穆爾守興和。玉大敗其衆于白酒泉。在故興和城西南。擒國公特爾默齊。舊作帖里密赤。今改。及官屬五十九人。

托音特穆爾棄城走。

五月。日歷成。

自起兵臨濠至六年冬。征伐。禮樂。政刑。及羣臣功過。四

夷朝貢皆載焉。既成名曰大明日歷。藏之金匱。宋濂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凡四十類。名曰皇明寶訓。自是凡有政事。史官日紀錄之。檢類增入焉。

六月汰北方府州縣官。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秋七月李文忠拔高州。遼置。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故大寧城西北。

先是文忠奉命同徐達。以所統將士。分布山西。北平。屯駐。因遣兵出塞。獲元平章鄧博囉特穆爾。事在是年三月。尋遣裨將至賽音布拉克。川名。在鞏昌府靖遠縣西北。黃河外。按賽音布拉克。舊作三不剌。今改。擒陳安禮。至順寧。斬其將沁珠克壘。舊作眞珠驢。今改。至朔州。擒太尉巴延布哈等。事在是年四月。至是。文忠復自率兵攻

高州拔之斬宗王托克托錫哩（舊作朶朶失里今改）擒承旨伯嘉努（舊作百家奴今改）追奔至璮帽山（在故大寧城北）擊斬曾王獲其妃及司徒達哈勒濟（舊作答海倰今改）等

九月遣崇禮侯客迪哩巴拉北歸遣老成宦者二人護行并遺元嗣君書

冬十一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陳州人）薨勑禮官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人論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

乃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貴妃無子。命吳王橚行慈母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諸王皆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爲天子。臣忝居適長。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不敢奉詔。帝大怒。羣臣震讋。不知所出。正字桂彥良言于太子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乃服以拜謝。帝怒始解。桂彥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

高麗李仁任弑其王顓。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爲嗣。于是仁任立禑。仁任既弑顓。又殺朝廷使者。而遣使來告喪。陽言朝使寔盜所殺。今已誅之。帝疑其詐。拘其使。而遣使弔祭。已仁任又爲故主請謚。帝曰。是欲假朝命以鎮撫其民。且掩其弑逆之事。不許。釋前使還。自是朝貢皆不納。

乙卯　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

孝慈錄所定服制輕重顛允乃制書甫頒而太子輒敢狃私意以違父皇之旨且恃屬居嫡長泥舊說相爭孝道已虧尚何足與言禮乎然爾時太子之所以抗帝之所以怒羣臣之所以震讋實出於帝之沽名好古有以啓之又誰怨乎

帝以都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河决開封壞大黃寺堤百餘丈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二月帝耕耤田

三月立鈔法

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而不便用錢乃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餘以是爲差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課錢鈔

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

賜德慶侯廖永忠死。

初。永忠覆韓林兒之舟于瓜步。事見前。帝咎之。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永忠又素與楊憲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侈失人臣禮。賜死。永忠勇而善謀。行師有紀律。平廣東。四川。民懷其惠。俱爲立祠。既死。子權嗣侯。

夏。四月。罷營中都。

帝初欲如周漢制。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其役。

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數陳王道。帝以

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胡惟庸深忌之。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爲鹽盜藪。基奏立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逃軍爲亂。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怒。使吏訐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爲墓。廹逐居民以致亂。基坐奪俸。帝初欲相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初。基在元時。得天文書于燕市。一夕而誦其言。已爲高安丞。進賢鄧祥甫。精象緯學。盡以其術授之。愈洞其要。及病歸。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世傳基事多神奇。然帝嘗言基數以孔子之言導予。是知陰陽風角之術。基所重固不在此。璉字孟藻。基長子。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齎羅綺及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中官奉使自此始。成尋爲西番多爾濟巴勒所殺。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詔百官奔喪毋俟報。

京師地震。

八月。元庫庫特穆爾卒。

自元時。帝遣使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留使者不遣。前後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之。亦不應。帝益心敬之。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

王保保乃奇男子耳竟册其妹爲秦王妃保保庫庫特穆爾小字也劉基亦嘗言于帝以庫庫特穆爾未可輕及徐達敗後大兵亦稀出塞庫庫特穆爾從其主徙金山至是卒于哈喇諾海（在和林北舊作哈拉那海今改）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宜興人）使雲南爲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使漠北爲官軍所獲帝釋之命與雲偕行知院等以巳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詐爲元使者紿梁王雲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衛爲都司

帝初置各都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南遼東廣東廣西河南行都司三西安大同建寧十五年增置貴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克楚侵遼東都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克楚兵必至勅雲等預為備未幾果至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州徑趨至金州俱見前注指揮韋富王勝等伏弩城下擒其驍將敵大沮沿柞河亦曰梓河在今奉天府蓋平縣南西流入海遁旺先引兵扼河緣河壘冰為墻沃以水經宿凝沍如堅城旁設坑穽敵至伏四起納克楚竟趨連雲島在今蓋平縣西明設關于此遇冰城旁走悉陷穽中衆大潰雲自城

中出合兵追擊至畢嚕河即畢列河在葢平縣東南下流入海唐伐高麗劉仁愿出畢列道葢即以此水名今又譌為畢利河斬獲無算納克楚僅以身免

丙辰九年春正月遣湯和帥師鎮延安

元將巴延特穆爾為邊患帝以和為征西將軍防延安

是秋巴延特穆爾來侵傅友德破擒之降其衆

二月太白晝見

凡五日三日復見

三月免近畿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田租

夏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

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秩從二品。置左右參政秩從三品。各一員。後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復又增置左右參議。秩從四品。其各省按察使司。秩正三品。副使秩正四品。後又設僉事。秩正五品。

秋。七月。癸丑朔。日食。

閏九月。詔求直言。

以五星紊度。先是。六月。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止天倉。越數日。益有光。遂入紫微垣。掃文昌。尋入于張。凡四十餘日。乃滅。日月相刑。故有是詔。

冬。十一月。平遙訓導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應詔言事。下獄死。

伯巨上書言三事。一曰分封太侈。畧言。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顧及諸王未之國

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限疆理以待封諸王子孫。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先于此。**二曰用刑太繁。**畧言。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議者曰。宋元之末專事姑息。以致滅亡。主上痛懲其弊。故用刑多裁自聖衷。治獄之吏。趨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刪定舊律。減宥有差。然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上不在下也。古之為士者以登進為榮。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懼而不敢犯也。然竊見數年來誅殺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三曰求治太速。**畧言。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始稱富庶。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今陛下切切于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也。臣愚謂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今之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風紀之司。不過聽訟讞

蔡子英受察罕特穆爾父子知薦倘不忘故帥之恩力全匹夫之節正色凜然

獄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古者教士于學。後造選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故成周得人為盛。今天下諸生。升太學者未數月。遽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臣。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皆求治太速之過。今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逮下獄瘐死。時上書者。又有海州學正茹太素。皆累萬言。帝嘉秉政。而杖太素。尋又採太素疏中數事行之。因命中書定奏對式。凡臣下上書言得失者。文辭毋得過繁。初。伯巨之將上書也。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會裂土而封。不盡如伯巨所言。迨帝末年。燕王奉命屢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先見云。曾秉政。南昌人。茹太素。澤州人。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永寧人。歸和林。

子英。元至正中進士。察罕特穆爾辟為參軍。累遷行省

其與巴延皆中之齋鴆自隨者同一轍然不滓視危素輩之偷生倖免奚啻天淵相判耶

叅政。元亡。從庫庫特穆爾走定西。庫庫特穆爾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爇火焚其鬚。不為動。其妻適在洛。子英避弗見。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畧曰。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病。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知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固不敢責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南海。畢其餘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帝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夕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

于和林。

丁巳十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年老帝憫之予告歸。濂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濂素不能飲。一日侍飲醉。不能成步。帝歡甚。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濂艱于步趨。帝命選良馬以賜。復爲作良馬歌。命詞臣咸賦之。及歸後。每歲一朝。至則恩禮加厚。

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平之。

初。鄧愈克臨洮。遣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諸族。而以指揮使韋正字正卿。壽州人。本姓甯。爲韋德成養子。因冒姓韋。德成初從帝渡江。戰死。守臨洮。會吐蕃來寇。正擊降之。吐蕃屯洮河原。正率兵往禦時河水未冰。不能進。忽有冰如巨屋。自上流下。風隨之。河冰遂合。正疾渡直擣敵營。敵大驚以爲神。遂投戈降。既而允德還。元吐蕃宣慰司何索諾穆溫布舊作何瑣南普。今改。詣軍門降。鎮

西武靖王伯納哷。舊作卜納剌。今改。亦以諸部來降。遂移正使守河州。時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衆欲委棄之。正不可。日夜撫巡勞徠。不數年。遂爲樂土。其後吐蕃所部往往邀阻番藏貢使。先是。許允德招降吐蕃。于是烏斯藏攝帝師納木扎勒巴勒藏布。及國公納木喀薩丹巴嘉木燦等。皆入朝。帝置朵甘烏斯藏二衛。其後數遣使朝貢。多被吐蕃侵掠。　按納木扎勒巴勒藏布舊作喃加巴藏卜。納木喀薩丹巴嘉木燦舊作南哥思丹八亦監藏。今並改。帝命愈爲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五月。詔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議軍國重事。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事。悉總之議。當然後奏行。

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

秋七月。初置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秩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

秩正五品。

掌出納諸司文書章奏封駁之事。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巡按之設始此。

俾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敎化。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

惟庸居政府。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闕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沉守位而已。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謚武順。

愈征吐蕃還。卒于壽春。追封寧河王。愈沉毅簡重。事母孝。撫幼弟有恩。敬禮儒士。有士君子之行云。

巡按之設蓋仿漢時繡衣直指遺意偶一行之或可藉以察民隱而糾吏弊乃竟定為員額旋復重其事權當事者既不免于操切以致政令紛歧而貪黷者更其叔賄賂苞苴之弊又或交通大吏上下相蒙其貽害于吏治民生者更復不小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民之疾苦吏之賢否豈區區一巡按遂能廉察無遺耶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爲王。

椿帝第十一子郭惠妃出。爲蜀王。封成都。栢帝第十二子胡順妃出。湘王。封荆州。桂帝第十三子郭惠妃出。豫王。橞帝第十四子母郜無名號。漢王。植帝第十五子韓妃出。衛王。其後桂改封代。封大同。橞改封肅。封甘州。植改封遼。封廣寧。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課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畢然後退。朝覲考覈自此始。

三月。詔奏事毋先白中書省。

閹宦典兵之弊史鑑炯然明祖既讀唐書而嘆息宦官之專橫何以不一一洞鑒而兩遣內侍詣軍觀兵閱勝後世監軍之失由此濫觴尚得云深鑒前轍僅使

夏四月元阿裕錫哩達喇卒

子特古斯特穆爾舊作脫古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嗣帝遣使往弔自為文祭之

秋七月蘇松揚台諸府海溢遣使賑恤

冬十月河決蘭陽

十一月總兵官楊仲明討五開叛蠻平之遣內官呂玉詣其軍

先是五開蠻吳面兒作亂殺靖州衛指揮過興詔以辰州指揮使楊仲明為總兵官討之既而帝遣內官吳誠往諭仲明且觀兵勢及是仲明討破諸蠻面兒遠遁帝復遣尚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是役帝兩使內官至軍

傳命四方哉

云。帝嘗讀唐書。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謂侍臣曰。當時使此曹掌兵。致恣肆如此。然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小人竊柄。人主決意去之。亦有何難。惟在斷不斷耳。又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尚無兵權。唐以兵柄授之。馴至刼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

遣僧宗泐字季潭。臨海人。使西域。

帝以佛經遺佚。遣泐偕其徒往求之。三年而還。泐還。額埒蘇軍民萬戸府。拜哲萬戸府。俱遣使隨泐朝貢。額埒蘇。舊作俄力思。拜哲。舊作巴者。今並改。

己未 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于南郊。

帝以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圜丘壇址。合祀天地。

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琳七站地。在洮州西。帝

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至洮州舊城。在洮州西南。即古洮陽城也。後漢書西羌傳。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寇遁去。追擊。大破之。擒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在洮州東。番人耕種于此。置洮州衛。舊衛屬臨洮府。今爲廳。屬鞏昌府。文忠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帝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卒置衛守之。

平羌將軍丁玉。初名國珍。河中人。後賜名。擊松州番。平之。

先是。四川威茂土司董貼里叛。以玉爲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降。時指揮胡淵童勝。擊降汶川叛酋楊者七等。詔置茂州衛。仍命淵等從玉征松州。及是。松州平。玉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潘州于松

致仕而給復終身卹下之典已至且仍其章服更足表異齊民乃槩予以誥勅復量其品秩加級無端而恩及林泉于義實無所取至朝廷尚爵鄉里尚齒尤古今通義顧令其于異姓不爲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啟其倨傲自尊之習毋怪明季紳士歸田肆行鄉曲百姓不敢與之相抗貽患無窮皆此舉有以釀成之也

州置松潘衛明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畧其地言松州爲番蜀要害地軍衛不可罷乃命復置

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

八月給致仕官誥勅復其家

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各加一級給誥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與宗族親黨相見序尊卑如家人禮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

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

無有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舟次太平賜死。

徵元吏部侍郎巴延資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舊作伯顏子中。今改。不至。飲鴆卒。

巴延資中初爲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贛。巴延資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爲行省員外郎。巴延資中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眞兵救閩。至則眞已降于廖永忠。巴延資中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之。乃變姓名。浪迹江湖閒。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巴延資中竟不出。常齎鴆自隨。誓不復仕。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言于朝。以幣聘巴延

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逆黨首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倖免實情事所必無況從逆須有左証如陳寧同坐省中閲兵馬籍附和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載在爰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異于莫須有定獄且陳寧奸狀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蹟是寧與節雖同以胡黨見誅其虛實判然可見蓋必惟庸

資中慨然曰。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庚申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瑞應。又言其祖父冢上。夜有光。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平涼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令在外收輯軍馬。又與陳寧坐省中。閲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太師善長弟。惟庸壻李佑父也。惟庸陰令說善長。善長驚悸曰。爾言

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大怒。命羣臣更訊。復自臨問。乃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善長仲亨置不問。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隸兵部。後復勅諭羣臣。國家罷

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而當時亦不共左驗遽行具獄節遂無以自明耳今以明史及洪武實錄互證之足以釋千秋疑案後此藍玉之反載玉強辯不服詹徽叱玉吐實玉言徽即我黨遂併殺徽事正與此相類益可見當日斷獄者之實非信讞矣

李善長早從明祖參謀畫功成爵列上公自當休戚相關乃聞惟庸逆謀並不即時舉發幾致變亂搆成則善長之黨庇叛臣知而容隱罪實難逭明祖置此不問而後此以星變賜善長死未免輕重失宜而王

國用猶且爲之七書訟冤
訓更謬之甚矣

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政。事權歸于朝廷。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

於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于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于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選用。

沐英襲元將托和齊舊作脫火赤。今改。後倣此。等于額齊訥路。擒之。

元國公托和齊知院按珠舊作愛足。今改。屯和林。帝命英擊之。

英至靈州偵知托和齊等在額齊訥路遂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注見前。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分軍為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擒托和齊按珠盡獲其部曲以歸。已而濮英襲元柳城王虜之復獲平章瑚圖克特穆爾幽王額琳沁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遂還肅州。按瑚圖克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額琳沁舊作亦憐真今並改。

三月減蘇松嘉湖糧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概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初帝平吳怒蘇松嘉湖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已而詔減四府極重田稅之半然重者每畝猶徵至七斗以上至是復命戶部計其數而減之而蘇州一府糧二百七十四萬七千餘石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

蘇松嘉湖在當時均元之土地士誠竊據明祖兵爭同一非理及既統一海宇則宜擴公視天下之量而偏私遷怒既籍其田畝重其租糧同係赤子獨令此

數郡向隅其何以昭公溥之道哉

燕王棣之國。

先是秦晉二王俱各之國。尋復來朝。及是燕王始之藩北平。其後諸王相繼之藩不具書。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六月雷震奉天門。

帝避正殿省徭罷王府工役。

秋七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

九月置四輔官。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

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里籍不詳等。召至。告于太廟。以本及杜佑安邑人。龔斅鉛山人。爲春官。杜斅字致道。壺關人。趙民望藁城人。吳源莆田人。爲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勅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斅等相繼罷。本坐事誅。復召安然祥符人。李幹綿州人。何顯周內黃人。等代之。然尋卒。幹出爲知府。顯周亦罷。此職遂廢。

冬。十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于茂州。道卒。

濂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以濂親教授太子諸王。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濂傅太子十餘年。一言一動。必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至

宋濂既與議禮之列又兼

師衛之任而大守驕縱不奉詔未聞其一語之勸其他又何足稱乎蓋家阿好之詞不足信也

有關政教及前世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使嘗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却不受帝問濂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帝然之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濂安否其卒也朝野莫不惜之

辛酉 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禦之

先是元平章旺扎勒布哈舊作乃兒不花今改後仿此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歿千戸王輅擊敗之擒旺扎勒布哈至是命達帥湯和等討鼐爾布哈達率諸將出塞傅友德夜襲灰山大寧城東北方輿紀要在故克之沐英等獲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爲常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册凡鄉一百十戸爲里里有里長十

戶爲甲。甲有甲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里之事應役。一年一周。謂之排年。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在城曰坊。近城曰廂。役亦如里。里編一冊。冊有丁有用。以戶爲主。冊首爲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冊有四。一進戶部。面用黃紙。故謂黃冊。其三用青紙。布政司府縣各留一焉。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其後復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編類爲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爲準。魚鱗冊以土田爲準。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事在二十年。

三月。赦。

秋八月。河決原武。并決祥符中牟。明年春。復決陜西朝邑。其秋。又決滎澤陽武。

九月。命傅友德等征雲南。

帝以雲南自恃險遠。遣使招諭。輒爲所害。乃以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爲左副將軍。沐英爲右副將軍。率步騎三十萬往征之。諭曰。朕覽輿圖。識雲南扼塞。當先遣騎將率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併力于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三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頓刃也。永寧。元州。尋廢。明復置。今州屬貴州安順府。辰。沅。烏撒。注俱見前。普定。元路。明爲府。今爲安順府治。曲靖。本唐曲州靖州地。元并爲路。明改府。今府屬雲南。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制法司錄囚。會翰林春坊官給事中集議以聞。

十二月。命翰林春坊官考驗諸司奏章。

傅友德等下曲靖。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走晉寧。唐縣。元為州。今州屬雲南府。明史作普寧。考雲南有晉寧州。而無普寧。自忽納砦。又在晉寧。普蓋晉之訛也。今依一統志改正。殺藍玉沐英遂克雲南。

友德至湖廣。遣都督胡海字海洋。定遠人。等由永寧趨烏撒。平涼侯費聚趨普定。友德玉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元路。明為州。今屬貴州南籠府。梁王遣司徒平章達爾瑪舊作達里麻。今改。後倣此。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在曲靖府南寧縣東北。下流入南盤江。矣。頃之霧霽。達爾瑪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恐為所扼。乃帥諸

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縱鐵騎擣之生擒達爾瑪俘獲萬計友德自率衆擊烏撒分遣玉英趨雲南梁王聞敗度不能支乃走晉寧州之忽納砦（在晉寧州西）驅妻子赴滇池死與其左丞托迪（舊作達的今改）右丞魯爾等俱自殺玉英師至板橋（驛名在雲南府昆明縣東）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輯軍士秋毫無犯友德擊破烏撒蠻遂城之又克七星關（在貴州大定府畢節縣西七星山上下臨七星河有城當雲貴川三省之交爲喉吭之地以通畢節明衛今爲縣屬大寧府）于是東川烏蒙芒部水西（注俱見前）諸蠻皆望風降附

壬戌 十五年春正月命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閏二月。藍玉。沐英。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屬郡悉下。雲南平。

先是。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分兵下臨安。古句町國。元臨安路。明為府。今府屬雲南。威楚諸路。及是玉英帥師至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在大理府太和縣西。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嘗封為中岳。西臨洱河。卽葉榆水。以上下二關為固。上曰龍首關。在太和縣北。當洱河首。下曰龍尾關。在太和縣南。當洱河尾。皆南詔皮羅閣所築。土酋段世。初。元憲宗取雲南。至大理。段智興降。乃封為摩和爾禪克。管領八方。由是段氏仍世有大理。至段寶已十傳。世寶之子也。摩和爾禪克。舊作摩訶羅嵯。今改。聞大兵且至。聚衆扼下關。英攻之不克。乃命王弼等東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為掎角勢。別遣胡海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崖而上。立旗幟。昧爽。軍在下關者望見之。皆讙譟。蠻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

腹將士隨之胡海之師亦自山而下遂斬關入拔其城世就擒分兵取鶴慶（元路明爲府今府屬雲南）略麗江（元宣撫司明爲府今府屬雲南）破石門關（在麗江府通安州西）舊下金齒（註見前）于是諸蠻部皆下雲南平（雲南置都指揮司布政司。貴州置都指揮司。）

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

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律僧數建法會于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諸僧怙寵請爲釋氏創立職官于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遂乞骸骨置笏

儀鸞管領校尉所掌惟陳列鹵簿爲宜無端而改爲錦衣且責以緝捕刑獄之事則任過其職實爲未允明祖止圖取便一時而不復計其流弊迨成化正德以後浸假而寄之重權馴至末流益復隸于東廠於是緹騎橫行詔獄四出遂成大患作法於凉果誰之咎耶

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

置錦衣衛。錦衣衛始此。

初。置拱衛司。管領校尉。已改爲親軍都尉府。而設儀鸞司。至是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指揮使。秩正三品。鎮撫司隸焉。帝時有所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三法司。其從校五百人。祿秩名號。無異京衛軍士。而獨不隸大都督府。稱爲親軍。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于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至是改學爲監。親行釋菜禮。命祭酒吳顒等進講。遂親說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大旨。賜宴。還。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遇諸令節。俱賞節錢。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于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爲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爲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爲御史給事中而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稅戸人才鄭沂儒士趙槩皆起家爲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皇后馬氏崩。

后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

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遂崩。

后勤于內治。暇則講求古訓。以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于刻薄乎。帝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為緩刑戮。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謂得賢為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崩後。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斯萬年。毖彼下泉。悠悠蒼天。

九月。葬孝慈皇后。

遣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修

諸王之國。令挾一僧與俱。旣非政體。且方外之人。經涉世務。鮮有不生釁滋事

者顧使之涸名藩籍其意何居雖後此燕邸稱兵擣與家難由時事相激而成然非道衍邪說詭謀乘機蠱惑或不至遂萌逆志明祖開國規模頗為濶大而移俗之道實乏遠圖此特小不經意而已有毫釐千里之差矣

佛事。吳僧道衍郎姚廣孝。長洲人。先以宗泐薦。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

冬十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初吳元年。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秩從一品。中丞。正二品。及侍御史。從二品。等官。後罷臺。在十三年。設都察院。在十四年。都御史秩正七品。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北平。四川。河南。湖廣。山西。陝西。秩正九品。至是。陞都御史正二品。御史正七品。後又設副都御史。秩正三品。僉都御史。秩正四品。方御史臺初建。帝謂鄧愈劉基等曰。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于此。其後罷中書省。政歸六部。然部有專司。惟都察院總憲綱。專糾劾。為天子風紀耳目之司。其職綦重云。

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字仲敏滑人）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字濬仲蘭溪人）為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字仲孚崇德人）余詮（字士平豐城人）等為之以輔導太子秩俱正五品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啓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于京師

三月傅友德師還命沐英留鎮雲南

其後沐氏遂世鎮雲南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世世無所與

秋八月壬申朔日食

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諡武靖）

文忠疾帝親臨視及卒御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文忠器量沈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常勸帝少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寵宦者過甚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頗不免誚讓云

頒科舉條式

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凡鄉會試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及古注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各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者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其罷閑官吏及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皆不許入試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勑諸司毋通內官監文移。

盱眙人獻天書。誅之。

八月。河決開封杞縣。

冬十月。河南北平水。遣使賑之。

閏月。詔天下刑獄。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決。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雷電雨雪。詔臣民極言得失。

太傅魏國公徐達卒。謚武寧。

先是。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時達在北平。召還。至是病卒。帝為輟朝。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賜葬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文。以紀其功。達言簡慮精。屢為大將。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尤嚴戢部伍。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在帝前。恭敬若不能言。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

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爲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建陽人。等爲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進士入翰林。自此始。命進士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亦俱自此始。

定翰林官品員。

先是。翰林官無常員。吳元年。置翰林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及修撰。編修。尋又置學士承旨。侍讀學士。增待制。應奉等員。已而承旨。直學士。待制。俱革。亦無定秩。學士先爲正三品。後改從三。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侍讀學士從四品。修撰編修。正八品。至是。更定品員。著爲承制。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並從五品。侍讀侍講。各二人。並正六品。始以侍讀先

侍講。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俱無定員。其侍書及待詔，則不常設。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禑。

先是，高麗貢使數至，帝皆不納。已而帝諭政府，令遣官往視嗣王何如，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拘囚，則可許所請，否則必討無赦。及是，禑又上表請襲爵，并乞故王謚。乃遣使封之，賜故王顓謚曰恭愍。

九月，古州蠻亂，命楚王楨率湯和討平之。親王統兵自此始。

先是，吳面兒既遁，帝諭湯仲明不必窮追。至是，面兒復寇古州，乃命楨率和討之。和至古州，擊平亂蠻，擒面兒送京師，誅之。楨還藩。

冬十月，頒大誥于天下。

文告教合屬未具名者

殷周誥誓尚啓畔疑矧世風遞降更在數千年以後耶然學宮里塾以為教課之資不過空言無補何不致有流弊若罪囚能讀即與減等則凡羅綱者且得恃大誥為護符法因之廢成何政體乎

帝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乃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有十。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其後復命刑官撮大誥條目要畧。附載于律。謂之律誥。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云。

十一月。免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

十二月。平緬古百夷地。元置麓川。平緬二路。明初并為麓川平緬宣慰司。後改麓川宣撫司。今隸雲南永昌府騰越州東北。距布政司六十六程。宣慰使思倫發叛。

先是。大兵下金齒。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懼。請降。詔以為宣慰使。尋又命兼統麓川之地。至是思倫發反。率衆十餘萬。寇景東。南詔銀生府。元置開南州。明為景東府。今府屬雲南。都督馮誠禦之。會天大霧。官軍失利。千戶王昇戰死。

丙寅　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

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觔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觔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于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